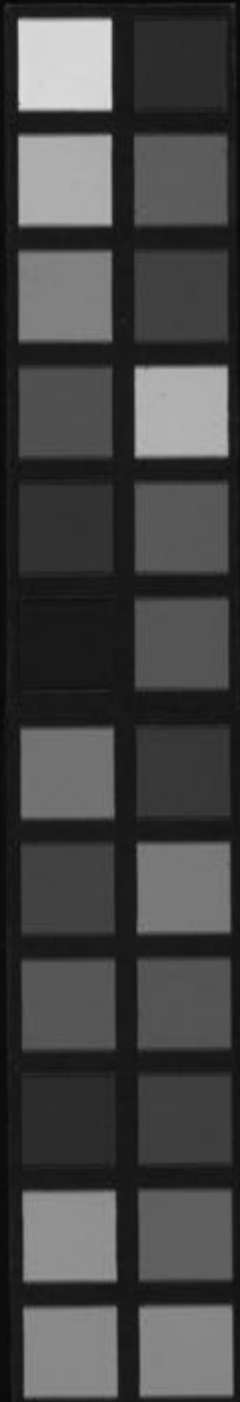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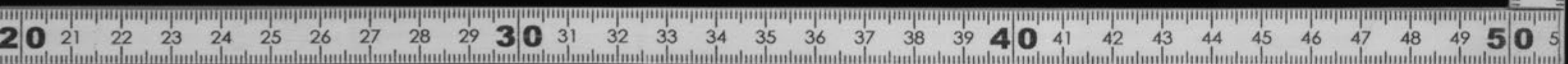


S110

123.8
Sh
3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²
シ-15



須去身

用之只據目前所用不指他日得位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

陳蔡

陳蔡姓侯爵此章夫子思與難之賢有虞氏商孫門人因記其人以實之唐關父為周武康有君臣成周有父子陳王陶正能利蔡有師弟皆下古黃會器用王以元從我節育

女六姬下嫁上句見相從思難意下句其子滿而封皆字可玩見無一人在門諸陳使奉康矣兩言追維佳且有無限帝祀蔡姬姓深情

侯晉出自文德行節育王子叔度武只重記陳蔡諸賢各表表王克商封於如此宜乎在難有絃歌之蔡史記楚樂居安切思慕之情也當昭王來聘孔時相從亦不止此十八門子往拜禮焉人特記其四時之最優者路出於陳蔡亦非顏闔不足於文學游陳蔡大夫謀夏全跌於德也要見困曰然矣國也厄時英賢畢集固一時之概

已又何恤於人言之紛紛乎夫聖人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子之越時論而獨決所從如此時為崇實理上不過適中

子曰從我陳蔡者從是隨陳蔡二國名皆不及門也皆字最重有感概殊深意設但宜孔子嘗居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及門雖是或仕或歸或泛言在門故孔子思之益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如淵之仁憲之孝牛言善善為我言首如賢神尼于弄舞專子游夏如絃歌東管煇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門人固夫子之言而記之曰當時與難之賢者之有踐履篤實長於德俗論也行者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也有才識疏達長於政事者則冉有季路也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則子路子夏也以陳蔡患難中而若人謙足以相慰矣今皆不及門其能已于思與

子曰回也助我者也非助我則在於言無所不見無所不兼已言未言助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于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辯若有憾焉其是乃深景之○胡氏曰夫子之于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此夫子喜顏子之悟道曰羣弟子問辨之間嘗有發吾之水發而深贊顏子云爾得其所矣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皆也但見其凡于吾之所言惟無所不說而已耳無有疑難鄭禹梅曰夫子意中有喜無自無有問又安得有助哉

子曰回也助我者也

非助我則在於言無所不見無所不兼已言未言助

子夏哉贊矣

謂閔子騫之問於其母弟之言人情外人不問是無異胡

孔子用則陳巨實萬世之光蔡用事大夫回也全旨

此章深意發于悟道之妙發徒役圍孔二句須之氣說助不助助子於此絕糧夫子所未及蓋道理雖具七曰孔子請聖心加一番辨難愈長一誦絃歌不我番精神先言助不可少轉使子貢至楚非助便出意外悅乃煥然楚昭王與師小釋怡然理順無所不三迎孔子然後字要馴睡

父母昆弟

此章表陽子騫孝行之字

此章表陽子騫孝行之字上句虛下句乃實証之言

子騫母喪母父再娶生二字駁貼父母昆弟非人能

子騫母喪母父再娶生二字駁貼父母昆弟非人能

子單母得免後遂待之均

此章見南容怡心之學非治詩也所說皆言語之微

南容復

三非三次只是屢屢皇白圭是衛武公謹言之詩

孔子以甚之妻

意復有口誦心維意公謹言之詩

下公備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益深有意于諱言也此邦有道所以



門人章旨

此章天子以安貧之義責門人與請車章同看。

門人節旨
欲厚葬作天子之門人為是甚於同有朋友之誼也

厚葬節旨
註云蓋顏路聽之蓋疑詞以請車為梓知之

視子節旨
視子猶安全以道義事夫于處于不得句有自化之意非我也二句則歸責于門人

季路全旨

此章見學不可躐等問事鬼神是問所以感格處問死是問所以處死之道夫子非特之而不答也以理而論則幽明始終初無二

惜而夫子哀之申節亦可見矣

顏淵問人必厚葬門人是天子門人厚葬兼衣子曰不可是喪具稱家而厚葬不循理也蓋顏淵死門人以同有賢行欲厚其喪具以葬之夫也故夫子止之蓋謂子止之曰不可蓋喪具稱家有無而厚葬非理也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同也視學猶也視猶待也猶交是子之命也蓋謂門人不聽夫子之言竟厚葬之

理以學而論則幽明始終當有其序事鬼神當有其人始知死當自知生始是教他但從分明處理會正告以事鬼神知死之實子路看鬼神生死為一也夫子道鬼神生死為一也生字乃生初之生非生序之生盡亦安于死而無愧矣

閔子章旨

此章見聖人造就英才之心上節記者描寫四賢氣象兼言親在內見一堂有于載之契下節專戒子路亦是欲全其樂意

閔子節旨

閔子行行侃侃俱就好一取太子嗣禮邊說當以剛字為主蓋道之幼生懼孔體重大非剛毅立為格國卒太子自英發者莫克負荷樂就天威人適伯姬子語言息慈想見之

四書補註

由死衛難左傳衛孔圍閔子行行侃侃俱就好一取太子嗣禮邊說當以剛字為主蓋道之幼生懼孔體重大非剛毅立為格國卒太子自英發者莫克負荷樂就天威人適伯姬子語言息慈想見之

季路事

補鬼神如山由五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子曰未嘗事人如事父焉事鬼見當先求兄長上之類焉事鬼見當先求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閔子侍側則立于夫子之側也問問是剛在和也路行行如也行行是也

氏道理於則 若由節旨 欲令遂轉強 然者未定之辭

登堂名獲奉 此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 衛侯轉來亦 心為長府亦是崇利聚歟

子路為孔氏 之萌為者或易其規或更 室開亂羽人 其地故註訓魯在陽子不

遇子羔出曰 而斥其非而但言善之可 門已開矣子 仍言善無眼深意知之何

路曰吾始也 不是一意直下夫子恐魯人 馬子羔曰弗 忽此言故亟稱之有中是

及不踐其難 一言之問切中于民廣國 子路曰食馬 計為益不小魯閔子正以

不避其難子 蓋遂由子路 堅魯人之聽也

八及門有使 由之章旨

者出乃八曰 此章天子造就子路意為 子子焉用孔 子路言則其所短為門

或微之且曰 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鼓 太子無勇若 舞子路微權

過剛者可 不戒哉

○贊 權者何人取詞也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 贊有長 五曰貨布帛曰財 曰府為益改作之 府其來

久矣一日欲更為之是當專者 之計過也國計民生從此威矣 閔子騫見魯費損修 如何改作是

言其不 仍因也實事也黃氏曰改作勞民傷 閔子騫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為

當改作 財在于得已則不知仍舊費之善 閔子騫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為

而勢民傷財為也言益斲而切矣 子自夫人不言 夫人指閔子不言 必有申言

今日仍舊 言不變發必當 故天子稱之曰夫人固不輕言一有所言則必有

貴之言 理惟有德有能之 中乎理其曰仍舊費者理之所當仍也何何必改

作者理所不當改也便魯之君臣而從此言則民不勞財 春秋於長府不書必

不傷其利不亦博哉觀此則知聖賢同一維魯之心矣 閔子騫諷諫之力也

○子自也 是言是為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之聲益其氣質剛勇而不足 子路氣質剛勇故其鼓瑟有比鄰殺伐

于中和故其後子 聲者如此 曰丘之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之瑟不知其失矣為

而鼓于丘之門 斯言也恭欲抑山 門人敬子路 門人是子路同列 子自也

之剛勇以進于中 非謂其可忽也 門人敬子路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

君莫 此句最重章 未也 此句輕帶章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

字是信言 未也 此句輕帶章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

第言子路之學已造 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 門人問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

人精微之與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亦知申之所

造乎今由之學其所行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有微于精微之所

與而未深入于室也 曰室而室固易易耳豈可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升堂至義精仁熟止於至善是入室

○子貢問師與也 師是師也 師也過是過于 商也不及 不及是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 子貢問師與也其意若果執為賢夫子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師之曰師也學師至於過商也學師至于

不及一過二不及 曰是子 承上師過商而 師也 師也 師也 師也 師也

其所造較然矣 曰是子 承上師過商而 師也 師也 師也 師也 師也

家語孔子曰 此章見道貫得申夫子評 論師商即裁成師商處裁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師也勃焉紂

○祭法云厲註未學二字未可明說下山氏之有天節子路方會意說出

下也其子曰有民節育

崇能值百穀民人以經書統駁言社稷身之衰出周以昭事祈報言重兩有字棄繼之故事何必二句際頂上來謂習以為廢其工其事即明其理見子羔為氏之朝九州幸未嘗廢學何言賊也

也其子曰后是政節育

上能乎九州惡佞泛就乎口說因由全故祀以為社日之佞而觸動乎日惡佞

讀書之心也詩慢神虐民以上

胡讀書言篇侍坐章旨

久見十七此意見聖門所志之學分

曾皙曾西而語之言志中四節因

城人季武子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未

寐及其喪五節因言志辨志而與有

也大夫焉言所與蓋與曾點所以廣三

節之用與三子所以實曾

點之胸臆是遠就諸子

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

知也禮讓二字尤通點

暗處

侍坐節旨

此以齒序有師嚴道尊意

以吾節旨

此但誘之盡言尚未知言

何事至下知爾何以方知

教其言志誌志字宜渾

居則節旨

上二句是揣發其情不是

幾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

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故

聖人此問即教之所在也

觀其於由則晒之於點則

與之可見矣

率爾節旨

記率爾便對下鏗爾會疑

言已為其言不讓地于乘

句須起于乘非小國所云

大國又不止于乘矣師旅

矣何必沾沾焉謂奇可子自是故承上駟夫倭者倭不是語倭只是口快之人事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也推開說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未繳子路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于口以禦入耳故去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倭也○范氏

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後及于治人其說具

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夫即仕而

為學夫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倭也○學非子路

使子羔本意但固夫子之責而飾詞以應之故夫子復責之曰是故我乎曰所以惡

夫倭者正以其不問理之是非而但以口給取勝耳今由之言乃所謂倭者也庸非

我之所惡乎○論學而後仕自是一定之理子路始焉錯使繼焉強對不特害了子羔且又

惡乎○論學而後仕自是一定之理子路始焉錯使繼焉強對不特害了子羔且又

○子路嘗謂有公西華侍坐此正言曾西曾西侍坐於夫子之側

以吾日長乎爾以者有所拘之詞一日是謙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恭謙之盡言以觀夫子之語之言志曰以年而言吾雖有一

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拘者爾其有儀學言有言必盡用

以我長之故而適焉而不言也

居則吾知也只是自負語口或

若之詞知兼則何以哉何以哉言女乎居則吾人不知我如或語想及乎居之時

君相相說則何以哉何以哉言女乎居則吾人不知我如或語想及乎居之時

才足以為世用而人不知也知或有君相知爾而

用之則爾將何以措措用而爾知哉為我言之可也

年長于諸子序當先對

早乘之國是侯國見禮記

序當先對早乘之國是侯國見禮記

旅加添也師旅因是類仍言饒饒

旅指侵伐言因以饒饒也此二句是時

政者比及三年以三年為期者古

之只是晒他乘率爾輕進之貌饒饒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

爾但宜渾說殺不執自饒饒不執自饒饒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土

死其長矣子路遂輕進率爾而對曰以子乘諸侯之國而兵賦既煩管攝乎二大

晒微笑也國之間而舉動有制執之難也如此又且加之以師旅而兵賦因之以

饒饒而歲歉時之難也又如此使由也見知于人而為之則政教所敷比及三年之

久可使斯民皆有勇敢之氣以之戰則勝攻則取且皆知方而有親士死長之義而

樂為之效死依然強盛之王乘也甲之

副知我以此言畢夫子微笑而晒之焉

求爾何如是問求之對曰方七十如

不此二句對求也為之內兼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民兼俯仰有如其禮

經魯之雪門與已於由則晒之於末赤
岸深而水淺又賦賦者故後出而問之
中有遠泉冬燠夏冷
燠夏冷
無雪
雪者所雨之
祭名左傳曰
龍見而雲是
也祈雨使童
男女舞之故
名舞雲有壇
壇樹木可以
伏息

何晒節旨
晒由正音皆未達處此
一問即從士答言轉出
為國節旨
為國以禮即以禮讓為國
此禮字中便含讓意要與
於才能任智力對勘在設
施土見自該得廣其言不
讓却只就言上看即其言
之不讓便是不達為國之
禮也但其言不讓句最難
體貼肯綮則夫子之意不
出太露則曾皙不必再問
須有分寸
唯求節旨
曾皙見夫子之西由以其

不讓而為邦也其許已者
必以其讓而不為邦也在
由以為邦見晒求亦何故
不見晒是晒由之意不明
則與點之意亦終不明故
務討個下落然總認為國
以禮之意未出耳此節安
見十五字作一句請夫子
答求亦是為邦并不說不
之能讓故下節又以未問
唯亦節旨
宗廟二句辨其事亦也二
句明其志說用大小二字
分明以小相為讓點乃釋
然矣大小以禮樂之優細
言非謂相有大小也三子
為邦亦只是輔佐諸侯得
國之柄而任之

顏淵章旨
此章聖人直指心體以論
仁重克己復禮一句而克
己復禮只在勿視聽言動

四書補注

下節卷二
之曰三子既各言其志
夫子何故獨晒夫仲由也
晒之正晒其不夫子許其能
讓子言也特晒其不遜
意是不達為國以禮之
理也言故從而晒之
是但如五十一是子男
之邦如五十一之邦
而非邦也者
曾皙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故微言是
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子之所以晒由者特晒其不讓耳非晒其為邦也何點來達而疑求之不見晒也乃
微問曰唯求之志在足民則非為邦也與夫子曰先王建國雖有大小其為邦則一
也安見方六七十知五六十而非先王分茅
胙土之邦也者是求所在固亦為邦之事也
唯亦則非邦也與點因夫子不明說
前之宗廟會同非諸侯而得見惟諸侯
疑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
之學者優柔厭厭言先後之序知子路得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
是其事後之學者如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益與
聖人之志同便是蕪蕪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極特行有不極焉耳此所謂狂也子
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
白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魯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
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
明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皙知之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

曰曾皙猶夫達而亦疑赤之不見晒也又微問曰唯赤之願為小相則
開已見大意非為邦也與夫子曰宗廟以事親自同以事君非有國諸侯之事而
何以亦之而願為小相孰能出其右而為之大者乎是亦所任固亦為邦之事也
觀夫子之許求亦則知由之見晒不在為邦而在其言之不讓也夫何疑哉點亦可
以釋然矣要之始與點者所以廣三子也終兼論為國以禮是通言問禮語晒由晒
與三子者所以寬點也聖人造就之意深矣
而巳夫子明言知爾何以確指用行上說點言似非用行本旨蓋其意則莫春兩
句乘時可以有為也章冠五句物茂成彼其澤也所以諷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
時育物之事雖堯舜事業亦自可為而合于夫子老安友信少懷者此也故點言雖
不期合禮而意于禮之情意有曾夫子與之亦
以其用世之意寓于內非止與其素位行樂也

顏淵第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是問所
以為仁子克己復禮為
仁禮有規矩可循復是還其本來初體
克己復禮一日從積累來上克復以
克己復禮工夫言此克復舉成功言
不歸焉言歸仁是稱其仁為仁由已
夫就是盡克復之功
仁者本心之全體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
功由已猶言在我
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
以全其心之德也益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
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

此章聖人直指心體以論
仁重克己復禮一句而克
己復禮只在勿視聽言動

四書補注

於非禮。上節言其綱下節言其目。顏子請事總承綱與目而言。

顏淵節旨

克己句是為仁之功。一曰二句是為仁之效。為仁二句是為仁之機。克己是着力掃蕩工夫。酒相復禮則檢點入集。繩令與天則磨合便細密。此既克己又要復禮也。為仁為字猶謂之相似。克復當下便是仁。蓋禮即在仁與禮非二物。一曰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克己已字以私言對禮。看由已已字以身言對人。看克己之已復我之禮不由着已更由着誰。朱子云克如孤軍遇強敵只是盡力奮死向前。

禮文堂

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及。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曰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于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顏淵問為仁之道。夫子告之曰仁者本心之天理。天理之節文是為禮。而克將去。不能不壞于人欲。必有以克勝己之私。欲使事事合于天理之節文。以復于禮。則欲去理全而為仁矣。夫仁原天下人心所同。且誠能于一日之間。克去己而復于禮。則天下之人皆歸我以仁焉。其效固甚速而至大也。然為仁之機皆由己。而之復之而豈他人所能與其分哉。是其機又在己。○顏淵曰請其目。是克復之據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句于看動不但顏淵曰。惟不敏是不明。請事斯義。請事句總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于天。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田子中而應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絀。操之有要。視箴為之則。箴于前其中則。箴制之干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

請門節旨

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說個非禮。說在四勿。字勿謂是克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爰內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非禮不但邪色淫聲等項。只路有些。不循天理。就是人欲。便須克了。顏子力量大。故教他淨盡。斷絕。至明。是言其致察於非字。至健。是言其用功於勿字。此即讀書精一之旨。請事斯語。所稱語之而不惰者。是也。程子曰人之視聽。在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使錯。下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仲弓全旨

此章夫子教仲弓為仁。精密之功。在實體敬。恕以自考。六句一氣。緊接。恕字承

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聲躍妄。內斯靜專。別是樞機。與我出好。言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山悖來違。非法不道。欲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于思。志上厲行。守之于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入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顏淵從博。又後復欲已明。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宜深玩。但曰請問克復之條。目何如。夫子告之曰。子欲詳其目。亦求諸視聽言動之間而已。視必以禮。一有非禮。即禁止于心。而勿視。聽必以禮。一有非禮。即禁止于心。而勿聽。言必以禮。一有非禮。即禁止于口。而勿言。動必以禮。一有非禮。即禁止于身。而勿動。夫非禮者。皆己也。勿之皆克也。已克則復禮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顏淵重任之曰。回之質。雖有愆于明。健而不敏也。請從事于四勿之語。以天下歸仁。自若。謂四勿字。有慎持其以為仁。由己自勵。庶無負乎夫子之教也。敢以不敏而自委。哉。心兮未視聽言動之先。謹防其幾于方。視聽言動之際。意。

仲弓問仁

亦是問所。子出問如見賓。由門是人所易忽者。如作似。使民是入所易慢者。大。祭是入情最敬慎者。大。居所不欲。如橫逆。勿施於人。不欲勿施。則所欲。在邦無怨。無怨是無怨。恨。使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賓。看其

使民無怨

無怨是無怨。恨。使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賓。看其

自然之理○ 文簡節旨
易曰大人虎 與子成之言對兩猶字
變其交炳也 是不可輕重意下二句則
豹以虎交圖 以子成廢交之壞言重君
如錢有黑豹 子小人無以辨上
有自豹○南 哀公章旨
山之豹隱 此章見足國當先足民以
兩以澤其毛 蓋徹何為王政公志在足
易曰君子 國且久之效適重後日之
豹變其交 豈有若志在足民返本之
也 圖實為經久之利。

微 哀公節旨
周賦田之法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
一夫百畝鄉 餘連年用兵於物又有齊
遂用貢法十 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
夫同溝共于 也公口中說知之何意中
畝無公田都 自已有一箇知之何之法
鄰用助法八 矣問於有若特微借一言
家同井共九 以極其成耳。

百畝中為公 有若節旨
田外八百畝 去學虛婉要公想和行微

為私田公田 好處出來註厚民宜輝
百畝中以二 曰二節旨
十畝為八家 說箇名字都忘却百姓下
廣舍屏人二 前知之何是商確此知之
畝牛鄉遂同 何是怪訝。

同井之人皆 百姓節旨
通力合作計 公但知徹利百姓而不利
畝均分將所 君故有若謂行徹正所以
收之穀十分 足用語脉重足君邊百姓
中取一分納 足不過是行徹轉語耳

公家溝井之 崇德章旨
人各均分九 此章論治心之學德本諸
分故曰徹 性當宜其所固有或生於
情當究其所本無窮從卑
處作起明從暗處撥開子
張之問只是要高要明不
知在何處番討故天子告
以近裏切已之功

春秋宣公十 崇德節旨
五年書初稅 主字重看先將個實心作
畝註公田之 去徒義是一事未宜宜須
法已付取其 遷到那義上又覺未甚合
一今又于私 感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田中收其什 是謂什二
一足謂什二
引書甫正上月耳

去其毛而備其皮則虎豹之鞶何以異
于犬羊之鞶乎此去子所以為失言也
哀問於有若君饑用不足如何
是定足 用之策 用之意 欲加賦以足用也
用公意 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盡微乎 也此句
方今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將如何而可以足用乎
是善將來長久之策只要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
重發盡字不必詳微制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不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謂之
徹自宜公稅畝又逐畝任取其一則為作而取 有若欲哀公之溝徹故對之曰
二矣故有若謂田專身微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
足權之足與不足之問盡 宜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除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
不法先王而行微法乎 徹三字是時公田民田不曾亂其疆界非自是孟子時事
曰吾猶不足如何其微 言行微法十分 三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哀公不悟復問曰我嘗自稅畝以來十分已取其 喻其言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三五之國用猶且不足如何其可更行微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足誰誰也與作共字 徹法則徹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君孰與不 徹法則徹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徹法則徹法也
則君不能獨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節畝界始節畝界而後并地均穀祿乎而軍國之需實是又為由
焉故一徹而百度輿矣上下宜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致之徹疑若汗矣然什一
天下之中正多則樂寡則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窮費

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焉知 百若對曰民之貧富其權操于君君之貧富其勢
去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徹又本于民君行徹法使百姓不困于征求而足焉未
有民富而君獨貧者也其孰必助之不足乎若不徹法使百姓困于加賦而不
足焉未有民貧而君獨富者也其孰與之足乎信乎徹法之不可以不行也

子謂魯惠公之使高子也 是則之使明也 自忠信 是心之所存主忠
誠是無偽也 從是遷徙善事 德 須方能有德 德 則日新 德
是存誠意 德之合宜即遷善也 德 須方能有德 德 則日新 德
問于天子曰得于心者謂德所當示也何以宗之而使之高徹于心者謂感所當辨
也何以辨之而使之明乎天子告之曰德本于心而達于事者也使內有德之心
外無遷善之勇德何由宗也必也內主忠信存于心者無一念之不實 愛之欲其
又外徙乎義見于事者無一事之不宜則本立而日新豈不是德乎 愛之欲其
生愛之是愛此人欲其生是極言其愛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生死則感矣既欲其生 欲辨其感當知所以為感而後可辨耳彼人之生死本非
又欲其死則感之甚也 吾之所能主也乃愛之則欲其人之生矣惡之則欲其人之
之死矣且均此一人也乃其愛之既欲其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是 問辨感何不
甲心無主而見理不明感之甚者也知所以為感則知所以辨感矣 教以辨之之
萬能變宰曰使知其所以
感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生之甚二之字二其字俱指此公言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
欲其死 惡無一定之主 是 是字指上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齊景公 宜更遷去令都合宜忠信
崔杼去莊公 義之外別無德王徒之外
異母弟析白 亦別無崇
是為景公 愛之節旨
好治宮室聚 上二句重兩欲字下重既
狗馬者後厚 又二字愛忠只作一人看
賦重刑厚子 註兩層意總人是或也內
當因時星出 齊景章旨
於東方而諫 此章見明倫為立正之本
之左傳 君臣父子之對則戒名於
子對景公曰 衛息

陳氏雖無天 齊景二節旨
德而有施於 登下君臣父子四字終有
民區區益鍾 循名責實意然當制重君
之救其取之 父邊此即是政須於義合
公也薄其施 恩聯處講得成敗廢與閉
之民也厚公 德厚於方得告政之旨勿
厚施也厚民 以齊實事填人
厚施也厚民 善哉節旨
之矣公龍 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
妾嬖生子 將君臣父子概論一番仍
恭嚴諸大夫 是要大家分任其責之安

子路能以君而制臣以父而制
子哉所以及於禍亂
長者為天子 此章見人當取信於義意
公曰二三子 上節夫子稱子路能取信
為樂耳國何 於人下節門人記子路奏
命國惠子局 之有素以明之卻無實事
昭子立茶為 片言可折是實虛言不是
太子逐群公 片言可折是實虛言不是
子公卒茶立 論折獄其用何處講忠
田乞以國高 信明決宜留節用
敗出亡乃使 子路節旨
人之魯石公 子路忠信明決該得廣無
子陽生立之 宿諾乃是其中一端惟平
是為禱公遷 曰無片言欺人故臨時可
茶於駟殺之 以片言服人
於是政在田 聽訟全旨
乞而魯齊之 此章夫子穆然思古無刑
禍學矣 之化重下句使字聽在訟
折獄 後法也使在訟先德也此
易首對象君 非有形之使益熱化信字
子以明勝政 若使之耳然亦是大概論
四書補註卷三

齊景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齊君景公問政按昭公二十年
公未年孔子適齊 政之道于孔子 景公與孔子
魯界因人魯問禮於孔子自此魯與孔子交善孔子適
齊必因魯以通於景公史記謂魯高昭子家臣或誤
子下君臣父子指盡道言 夫陳氏厚地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
臣父子之間皆失其時齊景公威福下移嫡庶內亂失政甚矣故孔子對之曰
道故夫子之以此言為政以正而為外而朝廷君盡君道而大權之不移自是臣
亦盡臣道而威福之不備內而家庭父子之道而絕偏愛之私自是子
亦盡子道而安世及之分別國家表正萬化化同為政之道在是矣

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信如二字有釋思而得之意上君臣父
其言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信如二字有釋思而得之意上君臣父
有稟指侯 稟稟諸言必至于危亡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
國之祿 稟稟諸言必至于危亡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
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
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感而
嘆曰善哉夫子之言信如君不戒其為君臣不戒其為臣父不戒其為父子不戒
其為子矣而位勢而禍亂將作雖擅一國之富而有取焉安得而食諸哉吾以是而
知夫子之
言之善也

子路無信 折者折而二之也判分向 其甫也 言惟子路能
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 夫子稱子路曰民情多偽微之難折也夫與若夫
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信之言之間可以折斷其是非曲直者其惟由也與
子路無信 許此記者推其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語也
取信于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〇尹氏曰小邪射以句解每言自使奉路要我吾無
盟于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其見信于人可知矣夫一信而所獄有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然其所以取信于人者由其養之有素其門人因夫子之
不爾諾所以全其信也 信而記之曰子路乎曰急乎踐言不留其語也
言者忠信也急于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朱子謂無信宿留之語焉踐
言者忠信也急于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朱子謂無信宿留之語焉踐
言亦不限定只 言亦不限定只
生言要活看

子路聽公聽是斷決 猶人言不 必有斷然以使其言
〇子路聽公聽是斷決 猶人言不 必有斷然以使其言
民意無訟是民從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吾化自然不爭訟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
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 夫子思崇本之治曰為人上者因民之訟
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便民無訟為貴 而聽決其是非曲直吾雖不能過人尚可
以猶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未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使 陸稼書曰此章
民知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貴乎為政者當知所尚矣 孟使無訟不但要
德兼教養
與大學精義
下公而公三

无敢折獄治不必泥吾言者去其自
折獄致刑周
書曰非彼折
欲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又
曰哀被折獄
明啓刑書
古威庶中正

子張全旨
此章論為政之心貴於誠
誠則不息故無德誠則不
欺故以忠居行二字乎看
居在心上說無德則心不
離於事行在事上說以忠
則事不外於心此是純主
之道要對針子張說

君子全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用心之
不同君子取獨為君子小
人喜同為小人美惡非可
就一人看註所存以心言
所好以情言誘是以言引
導破是以身扶持獎是許
其已能勸是勉其未至

季康全旨
此章竟為政當先正己康
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
己敢者正也且虛說予帥

子謂政是治
子居無倦
此在體上看二之字俱指發行之意此在
看以忠是表知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謂發于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是裏亦如是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張問政于夫子夫子告之曰為政之道在乎存誠而已必也居此政于心者始
終如一初不銳于始而怠于終而無倦焉又必行此政于事者表裏如一不徒有
其文而有其意而以忠焉能如是則此章去及為政條

子居成人之美
君子是心公而好善之人成兼誘彼發動二意誘掖以成
人之惡不成有過
抑止意小人反是
相反是相成美不成惡言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
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
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既厚而其所好又在善故遇人之美則誘掖
之獎勵之以成其美焉見大之惡則規戒之沮抑之不成其惡焉若小人之存心既
薄而其所好又在惡則不成人之美而成人之惡反乎君子之所為矣君子小人
用心不同如此
學者可不慎哉

季康問政於孔子問意重在
孔子對政者出此句是攝政之名子帥正
子指季康而帥是倡率正
兼內正心術外正施為言
正孰敢是誰敢此句兼朝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
野言有德威惟畏意
而能正人者胡氏

康子奪嫡
左傳云季桓
子有疾命正
常曰南孺子
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
可季孫卒康
子即位既葬
廉恥之風行
禮義之俗興
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當
豈有賞民為
盜者哉特甚
載以如朝告
言其不為盜耳

如殺全旨
此章夫子以善機過殺機
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
衛康子請退
公使共劉視

何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
之本重在振紀綱辨名分
上孰敢何敢字可玩人之
不有敢心也
患盜全旨
此章見罪盜當清其源康
子意在弭盜以法夫子意
在弭盜以心盜心起於欲
上貴以不欲率之不欲則
廉恥之風行禮義之俗興
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當
豈有賞民為
盜者哉特甚
載以如朝告
言其不為盜耳

言命其圍臣
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
衛康子請退
公使共劉視

言卷三

四書初言備旨
之則或殺之
草加以風小八臨以君子
俱取勢足相壓為喻。

論卷三
是有從上之分
者草主平應。草之風言勢所自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
者草主平應。草之風言勢所自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

問達章旨
此章見學者當務實不當
務名意達主務實聞主務
名總以辨達為主非以聞
達連言也。

○子謂上士是學者何如斯謂之達
子謂上士是學者何如斯謂之達
子謂上士是學者何如斯謂之達

問達節旨
子張不是問如何叫做達
乃是問如何方能達也註
德字於人勿入口氣。
何哉節旨
聖人奉賜全在何哉。註
在邦節旨
此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
之意全是驚客與了。
是聞節旨
此只就聞達二字辨之註

○子謂上士是學者何如斯謂之達
子謂上士是學者何如斯謂之達
子謂上士是學者何如斯謂之達

誠偽之分是會一節意
解未可用出
夫達也者句正喚醒子張
虛實直雖是兩件總一箇
實心故註以思信解之不
可分賤賤直恐有徑行不
合宜處必須好義觀察是
不致以質直好義自信而
因人考已也慮者常常如
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
正見真心下人處三句鄉
接連下皆為檢外好高有
對症之藥。

也一誠偽之間豈非誠
相似而其意有不同者哉。
夫達者此句以醒起
實直雖是兩件總一箇
實心故註以思信解之不
可分賤賤直恐有徑行不
合宜處必須好義觀察是
不致以質直好義自信而
因人考已也慮者常常如
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
正見真心下人處三句鄉
接連下皆為檢外好高有
對症之藥。

夫聞也者句正點破子張
處上觀色專指顏色此色
字說得潤凡發出來可見
處皆是色字可該質直義
三項色取行違與質直好
義相反居之不疑不但恐
人看破示之以不疑也假

夫聞也者句正點破子張
處上觀色專指顏色此色
字說得潤凡發出來可見
處皆是色字可該質直義
三項色取行違與質直好
義相反居之不疑不但恐
人看破示之以不疑也假

四書初言備旨

三日沃丁葬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方之
以天子之禮就循行勸課說身先身勞
祀以太年塚俱根心上做出註不令而
去湯泉七里行雖勤不怨甚言必貴乎
太戊時子伊先勞也不重著其效
味為和

子路看得先勞容易便是
倦根無字有力正藏著猶
神所在常常先勞即是無
倦所謂不益之益也。

仲弓章句
此章見為政當識大體仲
弓簡者故夫子以政體告
之首節三平看皆宰政之
大體而下節又舉賢才一
事之大體也。

仲弓簡旨
宰之所屬有典錢穀與兵
賦禮制者先對後考其成
亦有得人專責二意小過
是凡民無心之怨不備作
有司之過故字須補註大

者不得不懲賢才即
古鄉舉里選不具事舉有
司中之賢才亦不限定與
作有司

焉知昭註
焉知昭註子仲弓其也
全不知只患不盡知耳爾
知爾舉人知入舉所謂以
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
天下賢才也此是問等意
象但更須察字小旨講

衛君章句
此章見明倫為為政之本
正名二字是通章王腦首
二節言衛政先正名下因
子路迂之而詳示以名之
當正也

禮記大傳曰
名者人治之
大者也可無出公無文夫子必不仕時
慎乎又曰曰恭居衛故子路有此問
仁義親愛而必也節旨

○子路政是問為百步之類
此在教邊如躬之類
蘇氏曰凡民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
子路問為政之道天子告之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凡此凡此民行毋徒言語教誨已也必也以身先之欲民
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正已率物則民有所觀感而行無不
服矣凡作民事毋徒教令嗚呼使已也必也以身勞之欲民勤于耕必春省以補之欲
民勤于斂必秋省以助之率作職事則民
言益是求加于
曰無倦無倦是行此
言益是求加于
曰無倦無倦是行此

○仲弓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子路為政章
是家問政是治子自先有司
對後考其成功說
亦過放是
不究小過是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無心小過
舉是備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放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行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績修矣
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其勞庶幾其成功則小僚有報政之地矣
宰才庶幾必放有民之小過以開其自勤之路則在廷無寄政之咎矣宰集眾任必

此章夫子嘆魯衛之衰在哀公七年出公五年時也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之子荆一各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公而楚季札振起之故嘆其衰有惜之意適衛見公子荆而悅之曰子謂全旨

衛多君子○此章夫子稱善居室者以盡公之兄公風有位當時世祿之家多孟熱與司寇怙後滅義荆獨不然故夫齊約有噓靈子稱之善居室重註有節公在平壽齊邊循序帶說有節即知足豹作亂擊殺也所以知足處則皆由於公孟公聞亂寡欲方是善字本源由合乘驅自開門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厚而入公南楚駢無欲速之心苟合苟完苟乘齊氏射公美又見其有節而無盡美中南楚之皆之心非賢而能之乎公遂出郭

衛姬姓侯爵全嘆庶有兩意一是幸其出自周武王庶而擇可處施一是指其同母少弟封庶而治之無術玩庶矣哉為成王大司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意食采於康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謂之康叔成代斯民之道無不垂到王誅武庚滅兩河可加富之教之此理三監中分其國庶哉平已備然却因問地以其半立逐漸生出註制田里薄賦康叔封為衛教之字方有善善蓋庶伯分以大路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績後稱大呂之樂而封民德正庶在民富之教之於商虛其地全在上此帝王作君作師朝歌縣是也之道也

僕即御車者此章夫子白擬用世之效也禮有六藝見不負入所用以望世之御居一焉詩終其用意我非嘗試而以執轡如組使之乃與國委已而聽之為賢御非賤也苟有二字期望甚切朱者之事故有子云聖人為政一年之間以同等為之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僕者有以降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

○子自魯之政是紀兄弟也兄弟言其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綱法度政相似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其政亦兄弟之政也吾不意周公康叔之遺其相同亦一至于此也補註時衰亂相似衰以禮教衰微言亂以綱紀紊亂言相似亦是大概不遠魯政不君不臣衛政不父子夫子口中不宜露出

○子謂之言衛子荆善室是善處家室是初有時曰是諒其心若將曰荷矣荷者如俗云將就合就湊聚有是略具時曰荷矣完便有荷是充尚非荷矣美是盈溢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美也曰荷矣美而生也循厚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荷財用器物之始有也荆之心則曰吾今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財用器物之少而有也荆之心則曰吾今已苟矣矣不見苟完之外有可求也及其財用器物之富而有也荆之心則曰吾今已美矣不見苟美之外有可求也循厚而無欲速之見有節而無盡美之補註子謂二心公子荆之善居室如此世之聞公子荆之風者其亦可以少愧矣補註當是記述體善處全在三荷字三矣字上見

○子適衛適是往天子欲君侯也僕御謂首天子適衛冉有子自庶矣哉庶指矣哉二字申便庶矣天子有感于衛民之眾而嘆曰庶矣哉其隱富富教之思也衛之民乎蓋觀生齒之繁情與俱深矣矣何加焉加猶也富是所以保庶者無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曰民患其寡也今既庶矣又何道以加于庶之後焉夫子告之曰庶而不富則無以遂其生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俾今之衛猶昔日保久之衛焉而所以保其庶者在是矣

○子自魯有用我者國授政者宗指國君說期月而已可也已是大小綱小三年有成教行俗厚皆是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

等為之僕者 教行民服

善人全旨

此章夫子見當時以殺止
以貴者為賤 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
人之僕者禮 人道之化以感動之上
曰凡僕人之 二句引古語輕點過只重
禮必授人緩 講未句誠哉一嘆是擦之
若僕者降等 以理度之以執而信古人
則受不然則 之語不我誣也大有慨慕
否此同等降 願見意。

如有全旨

此章見王道無近功如有
是企慕冀至之意使民皆
之僕也論語 由於仁非仁心必養之深
稱樊遲御冉 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有僕此弟子 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
為師之僕也 參云有成只說得化行仁
乃化快此以見集註下字
之精。

苟正全旨

此章見正身為輔治之本
從政專就臣說言從正何
有而正人意在其中言如
正人何而不可從政意亦
在其也此蓋刺魯三家管
六卿之屬。

冉子全旨

此章諷弟子而警懼臣意
重其事所以正名分也
冉有所對實是國政但不
可以政予私室故夫子為
不知者而微詞以諷之政
與事不論大小只在公私
上分別以事字換他政字
此聖人一字之筆前也如
有政三句見宜聞不聞難
以言政則其為事可知是
借作証不重。

定公章旨

此章見邦之興衰決於君
心之敬肆定公是求一言

記此益為衛靈公

善人全旨

此益為衛靈公 天子有感而言曰賞今之世苟有人焉能用我者雖用至期月一
公不能而發 年之間而斃者革履者與綱紀粗疏已可觀也至千三年則治功
已定治道大備而有成矣情乎 張南軒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
世豈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充之而已
○子曰善人為邦 善人是存心慎慎敷政和乎之君為 亦可以勝殘云殺矣
勝殘是以去殺串看 誠哉是言 誠哉是信然意是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
此上三句是古語 言指上二句說 殘化殘暴之及使不為惡也
去殺謂民化子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
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
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 天子思善人之治曰古語有云善人相繼為邦積而至
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千百年之久善政善教感孚已深亦可以勝殘暴之民
使不為惡而去刑殺于不用矣由今觀之誠哉是言也世無善人子是中遇善
人善人無百年千是言中見百年為是言者慨與慕與何為使我感懷弗忘也
亦可以三字非不足善人
乃極言殘殺之難勝去耳。

如有全旨

○子曰如有王者 道致治之君不定是革命 必世而後仁 而後字有漸清意仁王
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
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
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于肌膚 夫子以王道望天下曰世
論平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之論治者孰不稱王有之

如有全旨

○子曰苟正其身矣 苟是誠正其身也 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兼正
意入字亦兼君民 垂憲度而正其身矣則輔上率民於從政以政人也何難
之有如不能正其身則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其如正人何哉然則從政者可不以身為先務乎。

冉子全旨

○子曰朝政如私室 子自何晏也 晏非曰晚才自有政議政於家子自其事也
為事辨 知有政若意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與聞是得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
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于國政益
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
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 冉
也語意與魏徵處險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冉
為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夫子問之曰退朝自有常期今日何若且之晏
也冉有對曰朝有國政相與議之故不覺其退之晏耳夫子諷之曰此必季氏之家
事也知有國政則事出于公必于公朝議之吾嘗從大夫之後雖不吾以而見用吾
具當與聞之何其宜聞而不聞也今既不聞則非國政可知矣夫子辨政事之名如

冉子全旨

此章見邦之興衰決於君
心之敬肆定公是求一言

四書補注

下公冊卷二

二十六

子欲其即民情以自考兩句乎說亦串說。

莒父

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即莒國所宰之邑。

直躬 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所尚之直以細行言在天理人情之外夫子所取之直以大節言在天理人情之中

語孔章旨 直在於心謂直道直在於身謂直躬說躬字便不

諒矣皆夷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問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

此章見仁貴存心有常通以心字作主居處三句是存此心夷狄二句是常存此心恭敬忠皆仁之隨在

○子夏為莒宰 宰是邑長問政是治。子夏無欲速是蹶。見利則大事不成。大事是有利天下後世之功績不成是廢弛。正明不可欲速。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見小利意。就者小而所大者大矣。○程子曰子夏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子夏為莒父之宰乃問政于夫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求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子夏曰夫子告之曰為政有二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必無欲速狂于淺近以為便圖是為見小利子必無見小利蓋為養為教凡事有自然之次第有遠大之規模若欲事之速成則刻期且久先後失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貪於尺寸忘其遠圖而大事不成此。所以不可欲速不可見小利也。子夏為政其可不以遠大為務而以近小為戒乎。○政亦有急務亦有不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此就其為政之心而指子夏所有之病也。

○莒語孔子曰

語孔章旨 是證其父直躬身而行者。葉公語孔子曰自直道之不行人多私其所好之讓。有因而盜曰攘。今莒國之中有直躬而行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子乃從而證之夫親莫視于父。猶且無隱如此則其直可知矣。孔子曰自意之直者。意者指其意。異於是。言不同于證為子隱。為子有委曲意此隱內亦有。子為父隱。為父隱便見不證父意此隱內直。此全在天理。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在其父矣。此全在天理。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樊問仁 是問求。子居處恭。居處是恭居獨處。執事敬。執事是敬。事執持。與人忠。忠是與人交接忠。是盡其心而不欺。是盡其言其遠。不可棄也。是恭敬忠絕。恭主容敬。主事恭見。玉外敬主乎中。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睨而皆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乎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答。樊遲問為仁之道夫子告之曰仁。人心也無時無處而不在之愛人其最後乎。也故時乎居處則容止必恭而不放肆時而執事則始終必

此章見仁貴存心有常通以心字作主居處三句是存此心夷狄二句是常存此心恭敬忠皆仁之隨在

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所尚之直以細行言在天理人情之外夫子所取之直以大節言在天理人情之中

曰書甫主用言

下八冊卷之二

二十八

全體不息則實察理無間
乃為仁。

子貢章旨

此章論士重實行其本
也才其末也首節本末兼
全士之最優者次節是本
立之士三節是有守之士
要之皆有實行者末節言
無實行不足列士之林

子貢節旨

行已所該者廣有恥是志
有所不為不辱是才足以
有為然才足有為不止使
事為使特揭大端言之註
云不獨貴於能言須兼與
繼嗣者為小動守禮處事合宜說方是
勉子貢所未至。

其次節旨

有恥是事不苟孝弟乃
行已中一事宗族鄉黨完
之必直故取以為據但所
稱限於宗族鄉黨亦非通

敬而不致忽時而與人則矢念必忠而不敢欺行此三者雖往夷狄亦固守此恭
敬也之理不可棄而失之也斯則心無時而不存理無時而或間仁豈外是哉
饒雖峰曰千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焉執事時此心戰兢恐失則仁便
在應事上焉與人時盡心而無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焉若能居如此維之夷狄而
不棄此仁
使無間斷。

○子貢何如斯可謂之矣問如何
是恥其非道使於四方是承君命
之事而不為使於四方是承君命
不辱君命是不玷辱君命
君委任之命可謂之矣
無愧士之名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乎能言而已
之是斯可謂之士矣夫子告之曰士貴志兼全也必其行之千一已者以廉恥為
大節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為是其本立矣及其出使于四方則專對諸侯剛柔
合體而不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其志既有所
不為而其才又足以有為可謂之士而無愧矣
曰敢問其
是次於才曰宗族

稱孝焉宗族是宗族之族
子貢又問曰敢問其士之次者何如夫子告之曰有入于此內而宗族稱其孝
焉外而鄉黨稱其弟焉此其才雖有不足然大本已立斯可以為士之次矣
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
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曰敢問其

此字又次曰言信信是必果必果是不論是
子弟之人曰言信信是必果必果是不論是
其必信必果堅確之意小曰非執定要果決
人對變化無方之大人言抑亦不足之意
八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定觀然亦不害其為
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子等之曰有人于此言不潤是拜而必信行不擇可否而必果
量淺狹之小人哉此其本末雖無定觀然亦不害其為
之從政者今皆當時言從政之人何如是問其可
言不足也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隱心不乎聲計量容十升符竹
算其為士也子欲為士亦取法乎上可矣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子曰不得行而與之者以資質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
內與上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質言且只虛識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者聚升之量 得起猶者有筋骨持得 也十升為斗 定激厲其不及裁抑其過 〇管以竹為 合狂猶都有使狂者力行 之今俗各符 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猶者 箕是也 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 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南人全旨

算籌也黃帝 命隸首作算 此章天子戒人無恒意直 數以率其羨 節述方言而歎其善尚信 要其言而律 巫醫解人二三節引易訓 而成焉 而歎其不占竟說到人身 上取差更難緊一層南人 巫醫 語意似看得巫醫重天子 周禮春官司 善之當推開說蓋謂無恒 巫室群巫之 之無可為也適言固有 政令若國大 至理聖訓尤當遵遵朱子 早則帥巫而 謂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 舞勇巫掌 羞辱與之不占而已只 望配女巫掌 是不識書之意 歲時祓除 是而全旨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巫是為人所祝 莫是孔子信 南 國之人恒常也巫所以變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醫者為人療病 其言之善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無常久之心者則誠有不足 不可以作巫而交鬼神術有不精不可以作醫而寄死生南人之言如此夫無 恒之人即巫醫且不可作况修德立功之大者乎善夫南人之言近而拍運也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〇子曰南人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易事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言

易事者偏難檢難事者偏易悅一人而異情故以而字及其字為轉語須得相形互見之妙凡以職分之當為而効力於人曰事凡以意中之承奉而取其歡心曰悅然悅難而事易則悅者皆將化而為事悅易而事難則事者皆將化而為悅此是言外推用意以公私恕刻四字分貼最精

泰而全旨

此章別君子小人泰之精本於心註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惶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好高自大肆者放溢於禮法之外

子路全旨

此章言主貴全養而又善其施也正造就路處切切德德怡怡如也一句總言士之為主其氣象當如此玉夫全在前一層可見德性之尊禮樂之交克治通養之功無不具足方

見愛于人若盡一鄉之人而皆好之何如可以為賢乎夫子告之曰鄉人皆好安知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信其為賢也子貢又問曰賢者多見忌于人若盡一鄉之人而皆惡之何如可以為賢乎夫子告之曰鄉人皆惡安知非詭世戾俗者乎未可信其為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乎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為賢不如鄉人中之善者好之為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為賢不如鄉人中之不善者惡之為得也夫其志行之美既足取信君子立心之直又不苟同小人必如是斯可賢耳

子曰君子

是公知之人易事而難說也此句申難說易事是易於奉事難說之字是難得其說說之字是難於用此句申易事本心之公來其使人也愛之及其字是難轉到易使人是任用人器之如器之各適於用此句申易事本心之私來其使人也求備焉及其字是從易轉到難求備是以全材質自器之謂隨其材器而而思小人之私而刻天理曰夫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異自君子之尺易于服事人欲之開毋相反而已矣曰而難于取說也何則君子心惟其公苟說之不以為然之道而巧于諂媚彼必以理御情而不說也說之不亦難乎及其使人也則待之以恕隨其材而器用之有長皆可效事之又何易也小人之人難于服事而易于取說也何則小人心惟其私則說之雖不以道而曲為逢迎彼亦徇情忘理而說之說之亦易也及其使人也則待之以刻必求其全備而後快焉實難無已時事之又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自驕驕者自得意德生也君子辨君子小人之氣象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見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曰之氣象亦異君子循于理而心廣體胖常見其安舒而泰而不見其矜肆而驕也小人沒于欲而氣盈志盈常見其矜肆而驕也君子小人其氣象不同有如是也

子曰剛

就體說就容說就言說仁是心德四者皆仁仁非兼備而後近也曰者質樸訥者達純四者質之近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君子欲人充美質以求仁曰人之氣則不屈于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曰實有剛焉而強勇不屈殺焉而堅忍有守木焉而質朴不華訥焉而遲鈍不佞此四者皆質之美而未嘗從事于仁也然仁者心無私欲剛毅則不屈于物欲仁者心存不放木訥則不至於外馳要皆近于仁也使其近仁之質而加以仁不軟不屈殺部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

子曰

是形容之詞謂其是此句承上因朋友切切偲偲切切偲偲朋友以義相切也兄弟切切兄弟以恩相切也

立時權歸后已然朱子又云此亦夫子
羿逐相居商宰貢命之意可知氣數難
丘依同姓諸憲修為在我聖人并不計
侯制灌封到禍福報施亦明矣一不
氏羿因夏民答一出已相契於言外但
以代夏政時恐人不知尚德之心故又
射不修民事明替之與其人復與其心
淫於獸原業皆在言上見上句只引起
淫伯明后之

使相已混行此意見仁道之難盡所以
如於內施賂勉君子而懲小人也君子
於外舉諸自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
收家眾殺而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
意之以食其人無偶得則宜反之亟
子子不忍食有矣夫是想像臆度之詞
殺於窮門促未有二字是亦言也
自立

此首立愛而忠之進益為
知愛而不知忠知忠而不
知愛者發愛忠以心言忠
知忠者發忠愛以心言愛
其也多方淫

使五滅其健見理勢方之必然勢方是變
鄭氏試而不可成何愛護方是
相處處於過忠不諛便不成何忠又海
處變於文時與諛不同諛字和子諫字
后綴方嫉連激烈

為命全旨
此章鄭國詞命之善見
用之效亦以明四子體
二國之嫌以國之公也鄭係小國不晉
滅定而立少楚兩大國之間辭命關係
康少康使女其重為之其難歸重擇能
艾謀獲季舒而使上益既草創又討論
誘獲誅之

尚德以心南宮適即商容也琴有箭之君善射威夏后相而算其立其臣夷泥
之所存言又殺羿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泥之子已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少康所誅禹乎水去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專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繼之後至周武
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泉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
容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南宮適有感于當時重權力輕道德
之心矣不可以不諷故俟其出而諷美之而問于孔子曰昔者舜以善射見德
暴以邊舟自恃固一時之雄也然舜為其臣寒浞所殺其後少康所誅俱不得
其死然是力之不足恃也如此至若禹乎水去暨稷播種親稼穡之事皆有德于
民也然禹親受舜禪之後至武王克商俱有天下是大德之食其報也如此適之
意蓋以羿泉比當世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夫子恐傷時尊已而不容南宮
適亦曾孔子之意不復問而出子乃嘆美之曰賤權力而貴有德君子哉其若人乎
何人品之高也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為趨向者所可比哉

子曰君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是存心于仁者不仁就少
未有是決詞小人謝氏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
是存心于不仁者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也存之甚難失之甚易知君子固志于仁矣然存之
不仁者容有矣夫若夫小人則矣其本心縱天理有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君子者可不審
其功彼小人者可安于自棄乎哉

子曰愛之能勿學乎忠之能勿諄乎
愛之忠焉一頓接下方有力
蘇氏曰愛而
兩能勿學而平字正醒人處
勿學而諄之

子曰君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是存心于仁者不仁就少
未有是決詞小人謝氏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
是存心于不仁者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也存之甚難失之甚易知君子固志于仁矣然存之
不仁者容有矣夫若夫小人則矣其本心縱天理有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君子者可不審
其功彼小人者可安于自棄乎哉

子曰君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是存心于仁者不仁就少
未有是決詞小人謝氏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
是存心于不仁者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也存之甚難失之甚易知君子固志于仁矣然存之
不仁者容有矣夫若夫小人則矣其本心縱天理有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君子者可不審
其功彼小人者可安于自棄乎哉

期而生子以產著地亦不可略朱子云
為不祥棄之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
臨卷馬生過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
者皆避不踐害
或問章旨
會人伐木又此見聖人品評三大夫之
棄之水上亦當三段是隨問隨答像駝
鳥以禦震之中寓忠厚意子產管仲有
姜嫄以為神可稱則稱之不設人之長
乃收養之因也子西則僅外之不稱人
名曰棄棄為之惡也
見時好種麻 或問節旨
交及成人道子產之政如作海鑄刑
好耕農民皆書其事多嚴而其心實寬
法則之奔聞不忍其凋敝而恤之固以
之與為農師愛之為惠不忍其淫侈而
天下享其利制之亦以不愛為惠也
至舜時封棄 子西節旨
於部號曰居 彼哉彼哉猶云他處他處
穰別姓姬氏 只這一個不講他使子註
理識 中儲至沮賢亂俱不入
口氣

和大夫和之 問管節旨
盟焉禮謀曰 人也二字連下讀不可助
是盟也其與 作有功之人說下方見其
幾何善之代 功足以服人也但開口說
不善天命也 個人也便有不可忽視此
其焉遊子戊 人在在奮伯氏二句要
世叔 管仲為主總借伯氏無功
游吉一曰子 形出管仲有功來按三人
太叔衛侯如 管仲在先次子產次子西
楚過鄭北宮 貧而全旨
文子人聘子 此章論處境之難易兼事
羽為行人馬 勢入情說無怨與無譴不
簡子與子太 同有漸進於樂意此有天
叔逆客車車 性恬淡與與商則厲兩種
而出言於衛 無驕即謹守于富收斂自
侯曰鄭有禮 下意故難易有分知其難
其數世之福 則當力以守之知其易豈
也後游言代 可更於易處失守乎
子產和鄭。 孟公全旨
行人子羽 此章論公綽不稱職以
周禮秋官有 見魯失官人之道夫子分
夫行人小行 明是說公綽不可為魯大
司官甫主注用旨

諸侯鮮有敗事者皆四臣之力也嗟夫四臣
有詞對國賴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文公
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子羽且使
多為詞令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則告馮簡子使斷。
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諸侯客是以鮮有敗事。

○或問子產 或問章旨
其政過嚴慎意 子自惠也 惠是恩愛就
故孔子以為惠人論春秋特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楚卓然稱三傑矣政或
益舉其重而言也曰人問鄭大夫子產其人品何如夫子答之曰子產之德澤歌頌
於鄭國乃惠愛 子西節旨
其民之人也。 子西在或人必有
○或問子西 或問章旨
子西楚公子由能遷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單其賢王
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曰公以政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也或人又問楚大夫子西其人品何如夫子但應
之辭曰彼哉彼哉蓋不置一可否則之詞也
子西曰太子王孫其非嫡也太子子楚楚昭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
王順國亦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憤也三有嫡嗣
不可亂也彭越亂亂不祥我受其名歸君以天下吾從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
令尹公尹慎乃立昭王即太子也後在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鳴令尹子
曰乃今可為矣子西是謂于抑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其後卒召王于建之子勝歸
國使為自公勝歸其徒石乞作亂殺子期于朝而劫惠于西以決掩面而

死 問管節旨
○問管仲 有因譏
其窮 此言其無怨 人心服管仲人也適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駟邑地名
之甚 窮之久而無怨 仲之功上 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荷卿所謂德之書也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自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
不勝其德然于聖人之 或人又問齊大夫管仲其人品何如夫子答之曰此人也
學則賢于其未有問也 相桓公而有功于天下桓公嘗尊其大夫伯氏駟邑三百
戶以與管仲伯氏乃其窮約餓餓食以至沒齒而無怨言蓋其心服管仲之
功也觀其功足服人不可知其為入乎呼夫之論出而三子之人品定矣。

○子自貧而無怨 無怨不及貧而樂又勝似 富而無驕 無驕即不矜 處貧難
人之常情然入富勉其 夫子即常情以勉人曰貧逆境也若處貧而無怨尤之心
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必其心泰然安于義命者方能之是常情之所難也富順
境也若處富而無驕矜之心有義理自守而略矜謹抑者類 難果其難處富而
能之乃常情之所易也然則入富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矣 益見其難易非易易
較處貧而羨富其難 益見其難不可忽其易矣 益見其難易非易易
忽其易最精二句乎刻不可單重上句。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子自孟公綽為魏老 孟公全旨
無餘理之煩者 則優優是為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不可以
不勝其 公綽魯大夫魏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變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在也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在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人皆大夫也。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掌諸侯朝覲，且不遽說他短先說他長。宗廟會同之，多少婉轉家老以望為重。禮義及時聘，大夫非不能任，故一優會同之重則，不可為家老則趙魏諸侯之行人，且優况小於趙魏者乎。為亦然，故三堂大夫則滕薛且不可况大使之官，子羽於滕薛者乎。

鄭行人也。 子此章旨。伯氏駢名，此章見人以大成為貴。上伯氏名無節，告以人道之全，重在養考山東通志，下節告以人道之全，重在禮。云青州府臨節，蓋欲子路而今而進之，胸無節伯氏古也。

子路節旨 若字是攝舉意言若此等。孟公綽仲孫，之人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氏字公綽，義應借四子做個樣子，只欲公三十五年，進之以禮樂，乃為成德之齊。齊者，師也。人耳通節文之句，最重有伐我北鄙，公禮以交，便去偏尚而歸中。患之孟公綽，正有樂以文便化，垂屏而

子路節旨 若字是攝舉意言若此等。孟公綽仲孫，之人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氏字公綽，義應借四子做個樣子，只欲公三十五年，進之以禮樂，乃為成德之齊。齊者，師也。人耳通節文之句，最重有伐我北鄙，公禮以交，便去偏尚而歸中。患之孟公綽，正有樂以文便化，垂屏而

曰：子將有就乎？全是學問。適養王，大志不在病，夫故能取四子之所長而亦可矣。我必速歸，何去四子之所短也。至此則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自初與師處，是以三北。莊子厚焉，遂過敵子，是獲用首患焉。其來也，智不流於苛察，廉不失於不冠，使民不矯厲，勇不役於血氣，誓不嚴，異於他日，傷於使巧，不得以智廉勇。齊師徒歸，與藝備長目之，乃正成其為。記孔子之所，智廉勇藝也。

公綽是也。 見利三句，總以實心為本。臧武仲，三平看正是個敦篤誠實。武仲文仲孫，的人註，忠信之實，有總承宣叔子也。短不可分，貼上節就子路之小多智時，說所不足者而語之。此節欲為聖人，其由成人之次，漸進於上。尼曰：智之難也。蓋舉世忠信論人，期於全委舉世浮靡論人，期於之。而不容，立本按久要，即乎生之言。於魯有由，又思義廉也。授命勇也。註也。作不順而，中才智未備，是欠留。禮樂未備，是欠文。

子路節旨 若字是攝舉意言若此等。孟公綽仲孫，之人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氏字公綽，義應借四子做個樣子，只欲公三十五年，進之以禮樂，乃為成德之齊。齊者，師也。人耳通節文之句，最重有伐我北鄙，公禮以交，便去偏尚而歸中。患之孟公綽，正有樂以文便化，垂屏而

子路節旨 若字是攝舉意言若此等。孟公綽仲孫，之人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氏字公綽，義應借四子做個樣子，只欲公三十五年，進之以禮樂，乃為成德之齊。齊者，師也。人耳通節文之句，最重有伐我北鄙，公禮以交，便去偏尚而歸中。患之孟公綽，正有樂以文便化，垂屏而

四書補注

卷之二

三十五

子問章旨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不
庶食采於下言不笑不取顯出於市之
因以氏焉莊外故夫子問之欲人知燔
子方刺虎管情之非中下節時言樂笑
擊子止之日義取又混入於中之內故
兩虎方管牛夫子疑之欲人知時中之
牛甘必爭鬪不易總見維中道意
則六者傷亦子問節旨
者下從傷而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此
刺一舉必有乃不近情之舉故夫子欲
雙虎之得莊核其真問賈者以賈者親
子然之果獲多父子必知之也
兩虎

公明節旨
公叔文子賈之言欲以解告者之過
文子即公叔而不知已之所言尤過也
發季札適衛不言不笑不取只是一偏
悅公叔發日之行時言樂笑義取賈是
衛多君子禮時中之行其然仍是就賈
引註云公孫之言而按之豈其然乎則
枝王厚齊謂疑之也須以時中地位其
註核學義難觀貼疑意出來

威武全旨
此章著威武仲要君之罪
公六年侵鄭上一句是案下三句是斷
往不假道於一以字是書法要君全在
衛及還陽虎以防上見蓋武仲得罪拜
使季孟自南知罪不及不祀人每以求
門人出自東後憐他謂不忍斬先人祀
門衛侯怒使為孝不忍絕後人統為慈
彌子瑕追之要君一念無入發出故天
公叔文子老子誅其意以為入臣之要
矣董而如公君者戒

晉文全旨
此章發桓文之隱二公之
舊德無乃不霸人皆知之事之顯也二
可乎乃止霸人皆知之事之顯也二
武仲求後公有譎正之分人不知之
季武子無嫡事之隱也上句重譎字下
季公彌長而何重正字譎正俱就行事
愛值手欲立上說然桓優於文僅彼善
之訪於臧紇於此蓋晉文固譎齊桓亦
則昔甫注荊旨

子問章旨
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
成人者可及也由也勉之
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
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友子
字有疑而未信意
問衛大夫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人有梅爾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者信乎夫子果靜而不言恬而不笑廉而不取乎
也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子問章旨
是本人
夫子指之
不言不笑
不取俱是

紇爲立之公 非純乎正者夫至正而不
由是怨臧 誦對晉文言註心皆不正
孫會孟莊子 對王者言條辨云霸自齊
疾子秩長錫 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
幼豐黜謂公 齊桓從譎而不正倒適正
紐苟立錫請 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變於
雙臧氏孟孫 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王
卒公錫奉錫 處天子之言非必予桓蓋
立之秩奔邾 隱傷世變之益亟也
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
氏將爲亂不 使我葬季孫
不信臧孫爲 之成孟氏將
辟借除於臧 此章夫子大管仲之功子
氏臧孫使正 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夫
夫助之除於 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子
東門甲從已 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
而視之孟氏 是專功
又告季孫季 桓公節旨
孫怒命攻臧 殺糾者魯而桓實使之故

桓公章旨
此章夫子大管仲之功子
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夫
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子
東門甲從已 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
而視之孟氏 是專功
又告季孫季 桓公節旨
孫怒命攻臧 殺糾者魯而桓實使之故

魯八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
因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爲用子路疑管仲忘君事其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問曰管仲召忽子糾之臣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其難誠當矣
管仲則請國而不死以由言忘君事其心害理母乃未得爲仁乎
禍及召忽管仲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殺公而自立齊大夫
高傑及雍原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吟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
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遂糾者行
莒連六日至齊而小白已入高傑立之是爲桓公殺兵桓魯戰于乾時魯兵北齊兵
掩絕魯歸道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不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
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魯生靈之地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
社稷鮑叔曰若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遂遣使請管仲于魯魯君遂束縛管
召以與齊使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吾不早晚將齊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
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入齊鮑叔牙迎受管仲於堂阜之地而脫桎梏桓公厚
禮以爲大 **子桓公九合諸侯** 九字斷依註作糾九 **不以兵車** 是以用兵車
夫任政 **力是輔相之功** 其字指管仲仁指魯周攘夷利澤及人之
之勞也 指內謀外斷說 **賀其仁如其** 功言重言誰如管仲之仁所以深贊之也
九春秋傳作糾管仲也言子糾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
者又再言以深贊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告之曰子以仲之不死爲未仁亦未知其有仁者之功耳彼桓公糾合天下之諸侯
卒之以周攘夷至義當時不過明大義以服之昭大信以一之不假兵甲之威而

氏臧孫斬鹿 曰桓公殺糾所以例仲
門之閉以出 嘉忽之死正以愧仲之不
奔初初臧宜 死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
叔娶於鑄生 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
賈及爲而死 死爲未仁蓋認定見危授
繼室生紇立 命一段道理
之臧賈臧爲 出在鑄武仲
自和便苦臧 九合節旨
賈且致大蔡 糾合諸侯原是通使罷戰
焉曰紇之罪 息爭言禮不以兵車全於
不及不祀子 以信義服人人民命賴以保
以大蔡納請 全其功最大仁字正從此
其可費可拜 見得如其仁只對春秋時
受賜使爲以 仗兵力以戕民命者說按
納請遂自爲 仲爲糾之傅非糾之臣乃
也臧孫如防 齊臣也及小白入即位則
伊來告曰紇 齊有君矣且有鮑叔牙在
非能言也智 仲知必薦已以立後功何
不足也非敢 必拘拘於一死小節乎夫
私請尚守先 子稱其仁亦是不必死而
祀無廢三動 又有功也

魯八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
因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爲用子路疑管仲忘君事其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問曰管仲召忽子糾之臣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其難誠當矣
管仲則請國而不死以由言忘君事其心害理母乃未得爲仁乎
禍及召忽管仲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殺公而自立齊大夫
高傑及雍原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吟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
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遂糾者行
莒連六日至齊而小白已入高傑立之是爲桓公殺兵桓魯戰于乾時魯兵北齊兵
掩絕魯歸道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不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
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魯生靈之地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
社稷鮑叔曰若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遂遣使請管仲于魯魯君遂束縛管
召以與齊使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吾不早晚將齊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
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入齊鮑叔牙迎受管仲於堂阜之地而脫桎梏桓公厚
禮以爲大 **子桓公九合諸侯** 九字斷依註作糾九 **不以兵車** 是以用兵車
夫任政 **力是輔相之功** 其字指管仲仁指魯周攘夷利澤及人之
之勞也 指內謀外斷說 **賀其仁如其** 功言重言誰如管仲之仁所以深贊之也
九春秋傳作糾管仲也言子糾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
者又再言以深贊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告之曰子以仲之不死爲未仁亦未知其有仁者之功耳彼桓公糾合天下之諸侯
卒之以周攘夷至義當時不過明大義以服之昭大信以一之不假兵甲之威而

敢不避邑乃 管仲章旨
立滅為賊統 此章亦夫子大管仲之功
致防而奔齊 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
兵車即秦風 未節反言見仲應愛惜此
所謂小戎也 身而不以諒自殉亦是
古者車戰之 破他不能死三子
法甲士三人 管仲節旨
一居左以主 子貢智者也故以不死猶
射一居右以 可而以相桓之已甚為非
主擊刺御者 仁

相桓節旨
驅○蔡虛齋 夫子因子貢異管仲又相
曰考春秋自 故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
伐楚之後只 之重一匡天下句霸諸侯
有伐卿伐北 頂相桓來匡天下頂霸諸
成二三舉而 侯來民到今受賜又頂匡
已其餘皆盟 天下來末二句設言無仲
會也 之禍正以中明有仲之受

匹夫匹婦 賜也
匹夫匹婦 賜也
匹夫匹婦 賜也

豈若節旨
豈若節旨
豈若節旨

賜也
賜也
賜也

諸侯莫不率從皆管仲輔相之力也是其功在王室澤及天下仁人之功溥矣縱觀
列國大夫孰有如其仁者才孰有如其仁者乎安可曰不死之一節遂沒其功而以
未仁少 之也。

○子貢管仲非仁者與非仁亦在忍心害理
大義 是甚言大義之不 子貢意不死猶可
責他 又相之可之字插桓公言 相之則已其矣。
乃管仲之仇也仲不能死子糾之難亦口矣乃。
又從而相之是其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
○子貢管仲桓公相桓公正頂霸
諸侯是為列國一匡天下 一匡指名分體統
諸侯之長。匡天下 說兼尊周壤夷言 民到天下
是言管仲時以至 孔子時之民言。受其賜是

匡天下 一匡指名分體統
諸侯之長。匡天下 說兼尊周壤夷言 民到天下
是言管仲時以至 孔子時之民言。受其賜是

民到天下 孔子時之民言。受其賜是

受其賜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三十八

班制以與四句讒衛君之失道下乃因
鄰交衛國之康子之疑而示以保邦之
社稷不辰不田也

子言節旨

子言句是記者約其大旨
子言句是記者約其大旨
子言句是記者約其大旨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其言全旨

此章專為大言不慚者發
重不怍二字下句即其不
公曰天所置重不怍二字下句即其不

陳成子

陳成章旨

陳成子各當此章見夫子欲正君臣之
謹成陳公子夫義首句提起下以告君
定之後也初告臣分兩項看孔子請討

陳成節旨

此句是記者之詞與聖子
並於正卿八獄齊君文同
世之後與之

孔子節旨

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
曰陳桓桓大賊也曰欲君
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

公曰節旨

哀公居弱昏庸一言知見
以吾節旨
此是皆後說見意為大夫

傷公不能自命三子

傷公不能自命三子上
之三節旨

傷事天子於既讒之後問其言有此事
故道論之只極取其體賢非鮮誑法。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子言靈公之無道也

無道如獲倫不叙
綱紀不張之類

康曰天知是

如是指
無道言矣

仲叔節旨

仲叔節旨三句主衛靈公能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方言

天知是

天知是
各當言

犯

禮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就養右就養有方

夫子明知事不行特將君命而冀其萬一不可者以齊強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於我無與也此從大天後二句是當面說見吾為告老之大天且不敢不告而况在位之大夫乎重在警三子主按兩不敵字俱要發得激切見不敵

夫大後不敢也此二句亦同上說但此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命而冀其萬一不可者以齊強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於我無與也此從大天後二句是當面說見吾為告老之大天且不敢不告而况在位之大夫乎重在警三子主按兩不敵字俱要發得激切見不敵

此見純臣之道以勿欺作主犯只勿欺之一節勿欺極細出於忠君愛國之心而又本窮理慎獨來若有二毫近名徇利之私即是欺勿欺非專為犯地犯要跟勿欺轉出方合面字

此意明君子小人志趣之異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達字兼

知行說從一念上分別起初不過善惡之差後來遂有天淵之隔註曰進日

此意辨古今學者之心勉人觀空而迫古也兩為字即註兩欲字是學之主意為已而學則曰收斂實為人而學則曰擴張

古之全旨

此意辨古今學者之心勉人觀空而迫古也兩為字即註兩欲字是學之主意為已而學則曰收斂實為人而學則曰擴張

古之全旨

此意辨古今學者之心勉人觀空而迫古也兩為字即註兩欲字是學之主意為已而學則曰收斂實為人而學則曰擴張

蘧伯玉

諱詩外傳外此章見聖賢相字以心通寬而內直自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此章見聖賢相字以心通寬而內直自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蘧伯玉

諱詩外傳外此章見聖賢相字以心通寬而內直自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此章見聖賢相字以心通寬而內直自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蘧伯玉

諱詩外傳外此章見聖賢相字以心通寬而內直自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此章見聖賢相字以心通寬而內直自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或曰蓋有激於世之修怨而矯之故爲此言。

何以節言此乃反詰之詞所倒或人

以真節言此只重以直報怨何而以

報德足遂以直報怨不必以德報之以德報怨何可

以之報怨上句駁答或人之問下句并明以德之宜

見不得妄用也。

莫我章言此章天子發爲已之學以

示子貢知是心相狀歎之謂與患真知字大別首

尾總一莫知未句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真知處。

莫我節言

莫我節須節節發終非明王不作世真宗子之謂

乃虛學之晦耳子貢平日求聖多在高尚炫赫處而

乎淡中之精微尚不知也故自歎以辨其間

何爲節言從不怨尤說起蓋怨尤之

念打不過必不能於間修處着力下學是則事即物

探訂尋說即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是爲上達而

字內由粗而精由勉而中問尚有許多節次註中

進字即達字天所王者理理與天合故曰天知其字

乎字中便含有入真知意

公伯寮言此章見人富安命意聖人

史記公伯寮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常

即申繚字子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如

其弟子也言而朱子曰此應三都出

問曰人惟怨之心大明故思厚之風曰薄

若人之有怨于我者我惟以德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此不重爲報德者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入

之有德于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其乎矣以直報怨此專就小怨過

其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莫我知須昭

蓋將發子貢之問而也夫二字有

人以用下學而上達上達是高明

不合于入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

以甚異于入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

○公伯寮怨于孫也服景伯以告

伯寮言猶能肆諸朝朝力是權力

伯寮言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孫

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戶也言欲

行也嘗大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

而信在子路將不終矣但吾以大夫

子服景伯 臧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
子服何孟氏 於是乎在焉。

之支庶也歷 公伯節旨

惠伯昭伯以 伯察類子路是邪曲害正

至景伯○遇 也景伯欲誅察是公論難

傾儀之災則 掩也。

命筆由禮書 道之節旨

以待命來百 廢行四句泛言未何方歸

中之微則知 伯察上其如命何見不足

與衆周禮而 與較也孔子兩言其如子

將亡謀伐邪 何是天之命在我一言其

而虛皆大國 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

之信召與師 賢者全言

而耻有城下 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

之盟止吳以 時之義賢者二字貫通章

嘗君見晉侯 三其次指避之次第非賢

而被因弗恤 之次第也辟與隱不同隱

說話以上率 純是不用的心辟則純是

享主帝而會 用的心有許多深慮處世

祭獲歸景伯 與地分地勢廣狹色與言

其亦必忠者 分人事淺深註云適治邦

亦彼善於此之意君子以

道自重避者歷歷有然其

寄慨世衰可知 作者全言

此章聖人處世之言作與

辟不同辟者避彼就此即

辟世猶是有待意作則見

幾而作去不反顧矣繁言

七人有傷心而不忍直指

其人意

石門齊地春 子路全言

秋隱公三年 此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

齊侯鄭伯盟 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于石門○頌 賢人視天下有不可為之

曰石門門者 時則才力有限也宿石門

閨闥是戶仲 亦偶耳晨門奚自之問子

路宵投乃詢 路孔氏之答俱屬無心未

其師仲尼人 句方是諷詞雖似視破聖

耳強律致譏 人心事却未免知而不知

闕光顯彰百 子擊章旨

罪 子曰道之將行也 自有有用命也

此是命 公伯察其如何 言伯察不

命也之窮 公伯察其如何 能違天也

警伯察耳聖人於利害之際 夫子曉之曰子不必誅察也蓋道之興廢有命存焉

則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 使時苟用我而道之將行也與是命之通也便時苟

不我用而道之將廢也與是命之窮也天道之興廢由命如此故今日之命誠通

則察雖翔亦不能使田之道終廢今日之命誠窮則察雖不翔亦不能使由之道必

行矣公伯察其如何命何知此則察可無謂 齊氏曰怨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

子路可無憂而景伯亦不必誅察矣 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

○子曰賢者辟世 賢者是有道德之人 伯夷太公是也

推其時而已有見天下無道 其辟地 其地只是又有一

則隱而不出以辟世者焉 其辟地 其地只是又有一

以辟地者焉 其辟地 其地只是又有一

○其辟言 是君之言不合 有違言而後去也

其有次于辟者或因言語不合而去之 以辟言者焉是其所遇不同耳

或異其所辟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世道之衰不亦深可慨哉

子世言小千色耳非謂人品之大小也夫子不為辟世餘

三者亦當身得已而為之以冀世之用故其言如此

○子曰作者七人 作是見觀而作七人言其

以寬之 夫子憂世意自賢者之出處可以驗世道之盛衰今知道不行起而隱

則隱矣 去者已七人矣夫賢者隱避之多如此則世道之衰豈不深可慨哉

○子路宿於高 宿是宿孔子者

不可而為之者 是宿孔子者

可而不為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 子路從夫子周流四方倦宿于石門之地時有

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嘗晨啟門者問曰子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

孔子而來也晨門遂譏之曰子所謂孔子者是其世之 勉齊黃氏曰晨門見已

不可為猶欲栖栖不舎而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其矣 補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

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于抱關耳

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

○擊磬於衛 擊磬亦是偶然但磬以止樂夫子欲止亂角以為 有荷蕢過孔氏

之問者 是經過孔子 是荷蕢者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言 夫子一日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擊磬

而嘆之曰有心于天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下哉斯人之擊磬乎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下哉斯人之擊磬乎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下哉斯人之擊磬乎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下哉斯人之擊磬乎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下哉斯人之擊磬乎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下哉斯人之擊磬乎 既而後又言 鄙哉硯乎

作聲發立秋
之樂也○八
音一曰石爲

大磬編磬歌
磬大磬配鑄
鐘者也孔子

○周禮春官
磬師掌教擊
磬冬官磬人

爲磬○樂記
曰石聲磬磬
以立辨辨以

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
射禮之臣

高士傳荷蕢
者衛人也避
亂不仕自匿

姓名故荷草
器以自食其
難耳正與有心哉相應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與禮廢而復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高宗
高宗殷之賢
王殷衰而復

之專
暮知也
是人不可
斯已而已矣

確
用世者何不自度量也
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

深之宜
時但已而已矣
不觀之涉水平水之深者則以衣涉之而爲屬水之淺者則搗衣涉

之而爲屬是淺深之用各有其宜也今人莫已知而不知其不適淺深之宜乎信

哉其確
○子果哉
此嘆也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

於忘世者哉且人之出處所以難者以其當可止之時而猶不能一日忘天下也若

但人莫已知而遂已此少知潔身之義者能之則亦未之難矣然則我之有心正

我之不果也而我之經實實
○子張曰
子張問曰商書有云高宗宅憂諒陰三年不言夫人君天

之名未詳其義
○子肩假
崇何必猶

也
○子路問
君子是問君子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如斯而已
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言良弼即傳一則字下得輕快說也

子路全旨

此章見敬為聖德始終之要只是一修已以敬便盡君子之道而安人安百姓俱括在內下不過因于路不足而發明之耳上如斯是欲於已外求其益量下如斯是欲於人外求其益量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雖若離於修己以敬之二言而非有待於曠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註自然及物非端拱無為凡綱紀法度知明處當俱包在修己內故說個修己而安人安百姓都全未二句不重其辭重不可復加意差舜德備正見修己之量難滿

人曰如斯而已乎

斯指修己已安百姓而言也。此章見敬為聖德始終之要只是一修已以敬便盡君子之道而安人安百姓俱括在內下不過因于路不足而發明之耳上如斯是欲於已外求其益量下如斯是欲於人外求其益量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雖若離於修己以敬之二言而非有待於曠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註自然及物非端拱無為凡綱紀法度知明處當俱包在修己內故說個修己而安人安百姓都全未二句不重其辭重不可復加意差舜德備正見修己之量難滿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武王

武王觀政於魯，自正室趨，見閔子貢。閔子貢曰：『以禮字作王，纔是禮其無所自也。故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關雎

關雎者，風之始也。詩有之，書有之，禮有之，樂有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正室趨，見閔子貢。閔子貢曰：『以禮字作王，纔是禮其無所自也。故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關雎

關雎者，風之始也。詩有之，書有之，禮有之，樂有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正室趨，見閔子貢。閔子貢曰：『以禮字作王，纔是禮其無所自也。故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此章見孔子待故人之厚。禮字作王，纔是禮其無所自也。故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原壤

原壤者魯之鄙人也。其父死，原壤方小，斃於其側。孔子曰：『夷狄之喪，稱家也。』原壤曰：『父母死，獨居於室，無所事也。』孔子曰：『有無無焉。』

原壤

四書存記備旨
之齒隨行兄重用他。
之齒隨行

吾見節育
先生是年長者不指師謙
能受益童子不謙而佛故
曰非求益此句正與益者
與相應成字乃成人之成
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
朱須補抑而教之意。

下論卷三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耳故
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告之曰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于位也不循隅坐之禮矣禮童子當隨
行而此童子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不循隨行之禮矣是非能謙虛下人以求學之
益也乃不守童子之分而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故使之將命亦欲其觀
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潛消其充志焉耳是乃抑而教之貴寵而異之哉。

三卷終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論卷之四

陳

黃帝制井田
之法遂有陣
之左拒右拒
陳也左角右
角魏舒毀車
之陣也○司
馬法以萬二
于五百人列
而均之八陣
之中多為曲
折以盡其變
之序與百組
互問大有可
四世言補注

此章見聖道之窮而不窮
對其君則以禮教戰戰
之口使當時知有吾道而
去國之法對其徒則以君
子化小人之使吾徒見
有吾道而處困之安總足
遇雖窮而道有不窮者在

衛靈公章旨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祖豆之事
陳之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
為旅是行伍擊刺之事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祖豆禮儀尹氏曰衛靈公無道孔子至衛衛方與齊作
之君也復有志于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豈敢以未學者妄對乎靈公問非所問其
不足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
日遂行所謂可以速而速也
陳興起也
是道之厄而不通
君子之暗指孔子窮子自君子之窮
對上亦有二字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著
寶郊邨友珊瑚先生重校

裔孫 燧燧生編次
江寧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衛靈公第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祖豆之事
陳之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
為旅是行伍擊刺之事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祖豆禮儀尹氏曰衛靈公無道孔子至衛衛方與齊作
之君也復有志于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豈敢以未學者妄對乎靈公問非所問其
不足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
日遂行所謂可以速而速也
陳興起也
是道之厄而不通
君子之暗指孔子窮子自君子之窮
對上亦有二字

鈞運蟬屈各
有條理
禮記三牲之
俎八簋之寔
美物備矣○
薦用五豆
絕糧

楚昭王使人
聘孔子陳蔡
忌其用楚遂
發兵圍孔子
絕糧七日致
有匪見匪虎
率波厲野之
歌顏回曰夫
子道大天下
莫能容子貢
至楚昭王與
師迎之乃免

君子亦有窮以常理言君
子固窮以天而言小人句
不重德註當行而行四語
分貼上下要惟決於去國
故安於處困是一套事
賜也章旨

此章示子貢以有水之學
首節是因子貢之務博而
則以發之下是因子貢之
將悟而明以下之多字一
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
賜也章旨

多學而識串講汝以子為
四字正就賜求聖人處
提解字是問以啟其悟
對曰節旨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
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
貢轉頭快惟然字上風有
工夫故非字上忽有見地
也註亦字從會字說來
非也節旨

也字對上與字急與他印
註此一以貫之乃一理洞
然萬象畢照也學者須從
前有學識工夫方得
田知節旨

此章見學貴是得知德者
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
能直知其味知字重看乃
涵養後之透悟體驗中之
見解夫子正要子路勉進
於德也
無為全旨

此章贊帝舜無為之治德
盛民化聖人所同絕堯湯
曰其言甫主正月旨

曰其言甫主正月旨

何氏曰豐盈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困窮者固
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于此可見
者宜○子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勝忿怒之意見于顏色曰君子之道宜為天所
深味之○祐為人助不當得窮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夫子告之曰窮通得
喪繫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固有窮時但不知小人○林次崖謂祭祀尚有許多
窮斯放溢而為非耳然則今日之窮亦相與安之而已○文物不止俎豆日俎豆者
舉一二以該其餘也然亦不止俎豆以該祭祀之禮

○子曰賜也安以爲學而識之者與
是將所聞所見一一識之不忘○學多而
能識矣夫子欲其知○夫子示子貢以探本窮源之學曰賜也為學有年矣女以予
所本也故問以發之○于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為是專以多為學而又欲記識
于心而不○對曰然○是據乎曰所○是固今日提○方信而忽疑益其積學○了
忘者與○對曰然○是據乎曰所○是固今日提○方信而忽疑益其積學○了
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必多學而識始能周知夫子其始然矣然理無○曰非也
終窮而問見有限夫子之學抑或非此其疑信之間有將達之機矣○曰非也
與他証○子以貫之○一指心之理言貫通也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
明非字○子以貫之○一指心之理言貫通也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
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其理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于眾形
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
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亦不能如會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于此可見

愚按夫子之子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夫子直決之曰吾誠非多學而識
焉則類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之者也蓋萬物原于一本子惟本
一心之理以貫乎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而已○朱子曰孔子是學無一事不理
豈必多學而識哉賜亦求端于一貫焉可矣○曾過只是于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是眾理統會之德○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
其意味之是也○自第一章至此○天子呼子路而告之曰由義理得于心謂之
皆一時之言此章益為愾見發也○德若龍貴有是德宜知其意味之所在則內
重而見外之輝一切窮通得喪目不足以動其○陸雙峰曰知德與知道不同知道
心我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勉進於知德哉○者知在行先猶未為親切知德者
知在行後此道已貴
為我有而不知之深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
無為是無事之意治是天
下化成指四方風動言
其也與
舜之無為兼紹
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恭己正南面而已
正端拱也此句正極形無為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
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
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帝王為治多矣若不待其有所作爲而天下自臻于平治者其處舜也與蓋以舜
之盛德而民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眾職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天舜果何為哉惟
見其垂衣端其恭己之容儼然正位于南面之尊人之所見惟此
而已矣恭己之外易見其有為之迹哉信乎舜之無為而治也
為哉二句正見

子未有患

伯五

左傳襄公十

四年孫林父

欲逐衛獻公

告伯玉伯玉

曰君制其國

臣敢好之雖

好之庸知愈

乎遂行從近

開出公出奔

齊衛人立公

孫剽孫林父

實殖相之二

十年實殖卒

二十六年衛

獻公求復謂

齊魯曰苟反

政由衛民分

則人實蓋

告伯玉伯玉

曰環不復聞

道無道切衛邦言只作有事變無事德意直蓋而之性成者

君子節旨

首句亦虛謹下二句正見其君子也亦重邦無道邊

伯玉周旋四朝亦嘗卷懷可之云者見非能進不能退也卷而懷之字以道

言此君子得之養後者

可與全旨

此章見語默出節為難歸重知人之明上謝氏單王

施教言朱子謂其大拘而於事理有所未盡則知此

章所該者廣凡有所共謀其為者皆是失人失言只

病在不智故特提智者兩字對上平說即本文亦

字因不失言內含得知人告伯玉伯玉意非謂不失言即在不知人處併作一頃也

志士全旨

此章夫子重全仁意志士仁人其存心總以仁為王

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

何便成仁只當下爭個安

不安而必曰志士仁人者

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

之人從容就死也是兩種

人不可優劣

子貢全旨

此章論為仁之資不是教他專去資人只是要他隨

在取益求到純粹地位必

先二字固重欲字尤重器

字對大夫士利字對賢仁

利當作活字看大夫中之

賢者士中之仁者皆足以

助吾仁賢仁固重而事之

友之心尤重子貢結朋

尚書天傳曰連騎所少非大夫士只未

夏以十三月必事賢友仁耳看注悅不

為正平日為若已者便見

大夫遺伯玉平當夫邦之有道也則相時而仕以行其道及乎邦之無道也則知幾而退可以卷而懷之是出處之際有合于因時之宜非君子孰能之

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此是解直與君子字不是軒輊二子兩

有道俱淺言無道如矢舉已然者是之也無道卷懷舉未然者決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可與言是虛而能失是以可言之人棄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不可與言不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無用之地智者是聰明不矣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可與言不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無用之地智者是聰明不矣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可與言不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無用之地智者是聰明不矣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可與言不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無用之地智者是聰明不矣

子曰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是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然有無二志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

期殷以十二 顏淵全言
 月為正維陽 此章天子斟酌損益而立
 為期周以十 萬世無弊之道上四句是
 一月為正夜 為邦之大法下四句是為
 半為期周 邦之大戒行夏時王道以
 書云禹物春 正朔為先後也釐王配極
 生夏長秋以 統之于時矣乘殷駘器尚
 冬藏天地之 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
 正四時之極 可知矣服周冕祭尚其文
 不易之道夏 也推之而文章物采可知
 數得天百王 矣樂則韶舞移風易俗莫
 皆同○建寅 大干樂也法韶之樂則必
 為春時之正 法韶之治可知矣放鄭聲
 也乘時作事 遠佞入推之而色貨利
 合之善也 可知矣蓋治平之道顏子
 殷駘 平日已自講究有素故本
 禮記明堂位 章只言法成當與鳴呼然
 魯軍有虞氏 及問仁二章自有此為王
 之路也鈞車 道彼是天德有天德然後
 夏后氏之路 可語王道朱子曰陽氣始
 也大路殷路 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
 也乘路周路 酒濟地中未見生物之功

時焉而論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也天子告之曰為邦之道一法戒焉盡
 之正與其令之善而干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奉天道以授民時汝必行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夏時正令善建寅之時焉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商而有駘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多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敗不若商駘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必乘殷駘素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渾堅之駘也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千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為靡靡費而不及者天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必服我周文而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得中之冕焉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為邦而欲作樂以象功德汝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必取之盡善盡美之韶舞焉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放鄭聲勿使接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遠佞人勿使接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鄭聲淫是淫蕩人心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於目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鄭聲淫是淫蕩人心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於目 乘殷之駘 乘殷之駘也殷駘將

也蓋云路與 歷五輔黃盛德在木而春
 輻同大路殷 氣應焉商周更正朔以新
 之木路也乘 天下耳目四時五行皆不
 路周之王路 得其正故宜從夏時又曰
 也○周禮春 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
 官由車算至 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
 之五輅玉輅 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
 金輅象輅 且一舉而工聚焉其為費
 輅木輅註云 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
 金玉象以飾 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
 諸夫象輅 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
 之以華而壞 財惟商輅最得
 之木輅漆之 人無全旨
 而已 此章夫子示人張曼之道
 周禮 有遠慮由窮理以致知得
 世本云黃帝 來益非取遠者而慮之以
 作冕其制益 其經畫盡善可以使萬里
 以木為幹以 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
 布衣之上衣 也近曼即在無遠慮看出
 下朱取天地 已矣全旨
 之色周禮夏 此章夫子以好德望人意
 官弁師掌圭 比土論加已矣乎三字者

佞人所以然者鄭聲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壞亂行夏時有體好生
 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為邦之道謹矣 行夏時有體好生
 輅有精物力以端風尚意服周冕有崇名分以首厥物意樂則韶舞有志善起以繼
 風動意放鄭聲四句且去樂非耳目之娛雅則昭德邪則傷心用人為立政之本忠
 則彌諸佞則亂德性情宜養以和平左右輔以正
 人意向何須切為邦上講方見顏子此問關繫法戒
 ○百人無遺 人字該上下就士階世道者說無遠慮有兩項或畏而必
 必有是決然意近真言 臨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宜夕間即有禍患也 可廢也 自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講
 大子示人思患預防之意曰天下之 無常而人之思慮當審故智者能去患于
 未萌止禍于無形者惟具有遠慮而人若伊于目前之安而無久遠之慮也則慮事
 之疎必貽且夕之禍而有近 遠慮就地理上說近憂方就事說計
 憂矣然則人可忘遠慮乎哉 千里几席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子自愛吾君好德如好色也 好德兼人已之善說 已矣子嘆其終
 夫子傷好德者之難意曰好德如好色吾嘗嘆之而莫其得見也今 既說已矣乎
 其已矣乎吾終未見好德之誠如好色者也寧不為世道人心慨哉 又說未見蓋
 有終不欲 絕望意
 ○子自臧其質猶魯也 質得而有自稱且就蔽口柳下惠賢 知字重稱字
 賢一事說非益其生平也 知柳下惠賢 正從知字上

五冕練木備始猶見之而今則絕望
○三禮圖之也微人之意更切

威文全旨

寸廣六寸天 此章夫子以竊位誅文仲
子以下皆同 蔽賢之心首句虛下正見
前員後方前 其竊位其字與字極說得
垂四寸後垂 活若曰豈其位果竊得之
三寸鄭云天 乎何為而邪賢若此以是
子之衣冕十 深識其奸賢非力証其竊
二旒鬢冕九 位也文仲為大夫薦賢乃
旒鬢冕七旒 其不分今知賢而不與立
緋冕五旒玄 連他位也是不當居的故
冕三旒旒各 曰竊位。
十二五公之 躬自全旨
袞冕九旒九 此章論檢身與入之道
正侯伯七旒 從士二句推出遠德之理
○王子男五 來朱子謂此章字乃求
旒五玉孤三 之責非特責之其君以構
旒三王大夫 逆言之則直責人之理
二旒二王士 不應猶以薄責為言矣。
以弁庶人以 不曰王君
此章儆人當詳下處事自

下訓卷四

要與立也

柳下惠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于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也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子身厚 意申下責字講而薄於 則寤矣遠怨就從厚責
厚故身益修責入薄故人 天子示人慕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容無怨已之心而責責于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怨之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勢
耳有無可怨怨怨二意

動公子於末說也制事如此豈不謂之
視則樂之盡君子君子兼學之既至
善盡美舍韶之既全言義禮信一事
舞其誰與歸而並用又須知此地位不
是臨事勉強的全本平日主敬精義工夫來
也聲之靡曼病無全旨
申於辭之淫與之常提醒人不同前說
操鄭衛多淫患此說病病字較患字尤
每之詩而鄭字狹無能字較大有能
為其政聲之淫亦甚於反躬上說全重上句下句
衛

柳下惠魯公疾沒全旨
族展氏無駭此章夫子勉人及時進修
之後盜跖之意疾是目疾亦是頑疾重
泉家語云孝無是上非疾其無名正疾
恭慈仁九德其無是也健氏謂生前成
圖義物貨去可于名後後公論乃定
怨用財不廣求諸全旨
盛柳下惠之意此章辨君子小人用心之

○子身有病無能君子即務學之人病無
也乃病無能之心去夫子表君子為己之心曰君子學以為己其病者全在德
當少維正求在我處不加進業不加修一無所能而已若夫德業有諸己而人
已知焉則于己本無病林次崖曰無能者所損君子又何病哉不能知不能行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子身有疾世終身也聖種焉名是聲名不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疾也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定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于求名然省
善之其可知矣所以表其定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于人焉則無為善
之是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修陳歐子曰一日之名不己者當汲汲焉以求其定可也

言則嘉言能採兩不以妄
正君子至公至明妙用

子貢全旨

此章見行已之有要一言
之問子貢有反約之機故
夫子直就終身內指出恕
之一言以告之其字平字
語氣實落指點下二句不
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
所以終身可行也不欲勿
施只就一邊說其是已之
所欲必施於人意已屬內
矣

吾之意旨

此章夫子以直道維世意
首節明已公是非之心于
天下次節明天下原有是
非之心總是直道在人
行毀譽而不得以直字作
骨下節蓋推原上節也
吾之意旨
曰吾之於人便見有相關
之能然矣譽其不敢輕有而況于毀乎信于吾之無毀譽也

子貢問有言

子曰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吾之於人也

善以勸世惡以懲後所以
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
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匹夫
之勇不能忍耐
公羊高曰文
疑則闕貴信
史也○按春
秋盟密夏五
紀事未全甲
戌巳丑承訛
不改皆以疑
傳疑也

此章專以道責成於人也
人兼聖凡言弘兼安勉言
弘字中地地不同人作得
一步道弘了一步體於身
而有光輝發越之盛於於
人而有盛大流行之妙充
之以至天地位萬物育皆
是人能處皆是弘道處下

反足一句重加鞭策
過而全旨

此章深責不能改過者之
詞註補能改復於無過一
層不重只重不改是過深
責人之改之也註復下不
及改句何等緊切

此章教人思不可廢學非
教人廢思也首二句酒從
別人身上說來吾嘗三三
方醒益思只懸空想像終
無實學則致知力行勉
勉循循優游涵泳而自得
之此學字已兼思言矣

此章見君子純心之學君
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
祿而祿却在其中然祿在
其中者理固如此而君子
之心則是憂道而學非是
為憂貧而欲為學以得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亂德是眩亂小不忍亂大謀是敗亂
忍如婦人之仁夫子做人曰是非本有定理彼巧言者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使聽之
匹夫之勇皆是者夫其所守是亂德也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不忍者或以姑息為
仁或以矜氣為勇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
世之聽言謀事者不可不知所遠與知所戒哉

○子曰暴虎馮河無所不至
暴虎馮河是察其可
衆好惡之而不察
夫于示人好惡當察意曰好惡出于眾似乎公矣然所惡中寧
則或蔽于私矣
無特立獨行而不合流俗者乎是眾惡未必當也君子必加察
焉所好中寧無同流合汙而取悅流俗者乎是眾好未必當也君子必加察
必當也君子必加察焉若是則惡與好皆無而無失矣
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
惡其或蔽于私
故加詳審焉

○子曰人能弘道
人指人之心言弘只是
滿道之分量意重能言
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能極
離也然人能加致知力行之功推之至于
翼人之行便充之及于神化而弘大其人
徒讓子
謂觀濤曰弘是滿其本然之
道本小待人弘大之也如知得盡行得
道哉
謂到便是弘了大其人者如為聖賢之類若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

入此以用
功言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不不改則其過愈甚夫子勉人改過意曰人有過須急改若過而不能改則無心
成而將不及改矣
之義反為有心之失是謂過矣然則改過不吝豈非人之所
重
謂玉觀濤曰是謂已氣性急正而大
設
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

○子曰吾嘗終夜不寐
終夜不寐是思
以思是心中深慮是斷所
不知
不知字不是廢思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方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
學也
即以其思者學也
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夫子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
不眠食終夜不眠寢以盡夫思索之功且乎其有益矣然懸空而索不免危殆無益
于已不如以所思者驗之于學術習事功以求合乎
理之為有寔得也學其可以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謀以事言謀是憂的工井也
飯任其矣
耕是謀食飯在
來此句輕只
學也
學也
學也
而自得意然此亦論其理
君子憂道不憂食
憂是謀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
的主意
道而已非為憂食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

四書補注

下八冊

以緩急較之見其當勉下
二句以利害較之益見其
當勉專為喚醒愚民故就
主死上說註甚於水火有
二意外物孰知在已失心
重於害身未見蹈仁而死
亦據常理言若殺身成仁
雖死猶生又當別論

當仁全旨

此章固為仁不勇者發重
一當字既當仁自不可讓
不讓於師是責成語不曰
讓交兄而曰讓師蓋師乃
已所推服而責讓者也顏
之請事曾之仁為已任便
是當仁不讓胡氏曰當字
大有刀量不弘者當不起
不殺者當不去

君子全旨

此章示人以應事之則處
義不窮不朝固而自固者
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
諒貞與說相似而大異矣惟君子之事之所在是見其非之正而固守之不
而不易者說也且重貞字
不諒即在貞處見貞由格
物致知來

事君全旨

此章示人以純心事君之
道重在敬事士但看敬字
何等專一食自不期後而
後矣後乃全不計較正純
其心於敬事處

有教全旨

此章見君子大道為公隨
材造就之意有無二字相
應人之有類為無教也有
教則無類矣教思不分類
在先教力能化類在後
道不全旨

此章為不慎所謀者發謀
有相濟相成之意註雖兼
善惡邪正重善不與惡謀
正不與邪謀還當擇人而
謀在言外

辭達全旨

民之于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于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
火不遇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其于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
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懼而
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意放此
或試例之水火焉民賴水火以生亦賴仁以生皆不可一日無者然水火外物而
仁屬性理無水火不過害身無仁則害心是民之于仁也尤甚于水火矣况水火雖
能生人亦能殺人吾見蹈水火而死者矣若仁則立命之理
隨遇而安未見有蹈仁而死者也人亦何懼而不為仁哉
為學者相知仁而
不勇下為者發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
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讓之功即吾以為為語天下之當讓者必曰師矣若夫以仁為已任則本吾所自有之
理而盡吾所自致之功非爭于彼而先之也雖師亦何以讓哉至于師亦無所讓則
天下復有何讓者乎波夫莫之
讓而不為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子曰此仁字是相人處難做處須着

子曰君子貞而諒貞與諒皆固守分別全
君子意曰人之守一也有貞於理之正而守之者為貞無見于理之正而執之者為
諒貞與諒相似而大異矣惟君子之事之所在是見其非之正而固守之不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是兢兢業小心事而後其食
後是委置在
後不計較也
食祿也君子之仕
也何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
夫子表純臣之心曰臣之事君修職盡
以勤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忠惟以敬吾所當為之事而已至于食
其食焉不然豈所以語于純臣之道哉

子曰有教無類
類謂氣有清濁習有邪
正無類自教者立心
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于
善而不當復論
夫子明立教之公心曰人性染於氣質固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
教之何嘗分類於其間
哉益大公之心如此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猶路也指趨向說註善惡以君
子小人言邪正以吾道異端言
不相為謀是商度
不同如
類
夫子示人當慎所與謀意曰人惟同道而後能同謀也
而人必有善惡之異學
術有邪正之殊而道不同則趨向異致而議論乖方彼此自不能相為謀以成
共濟之功矣欲謀事者當
擇夫道之同而後可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是文辭凡訓誥著述皆是達主達
辭取達意而止
示人
意說已止也見不必更求富麗意
不以富麗為工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子曰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知微知章知簡知要

在秦山郡蒙 孔子節旨
陰縣西南有 求與謀較多故專責之
祠顯與國在 夫顯節旨
蒙山下今沂 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
州費縣也 名分歷倒他邦城二句但
周任 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
周任簡大史 是理不可伐且在城中
蓋立言人也 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
一云周大夫 字相承轉下不平對

○左傳引周 夫子節旨
任之言矣隱 此處二欲字且虛只言要
公六年周任 伐顯與不要伐顯與耳曰
有言曰爲國 吾二臣并牽扯子路
家者見惡如 周任節旨
農夫之務去 通節俱周任言上二句就
草焉愛夷藪 臣說是正意下三句借相
崇之絕其本 替反言持危扶顛即陳力
根勿使能殖 之義引意在盡職上
昭公五年周 且兩節旨
任有言曰爲 此用且字跌進一層見不
得不任其責意首句過字

政者不賞私 是斥其言與前後兩過字
弊不罰私怨 不同虎兕出柙喻季氏喻
兕一角毛青 越入臣之紀法顯玉毀憤
重千斤即有 喻季氏頓覆王府之典章
水兜有山兜 誰之過正與前兩是過相
善抵觸故先 今夫節旨
王以角爲罰 此又再有爲季氏解乃所
爵宗戒也山 以自解也今字正對昔者
經圖贊云兕 一段固而又近有堅壘既
惟此獸似牛 足老我之師逼勢又易乘
青黑力無不 我之隙意下一取字節上
傾自焚以革 伐字一憂字并沒上欲字
皮充武備角 助文德

君子節旨
本節一句直下語氣甚狠
欲之措季氏舍曰爲辭則
措求也此欲字較實辭字
即上節語註利字謂土地
人民
丘也節旨
聞字重本先王之制來不

爲國也昔者周先王封之千東家山之下使主此山之祭則其立國有自來而非私
封者比矣且近在魯七百里之內而處于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又附庸
于魯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得而予奪者比矣夫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
則不必伐社稷之臣尤非季氏所當伐季氏將以何名伐之哉此吾不暇爲季氏責
而深爲 貴者曰季氏欲之欲是心中 吾三臣皆不欲也 不欲是不
爾責也 指季孫冉有基與謀以夫 冉有乃歸咎于季氏曰顯與之伐乃夫子所心欲之吾
子非之故歸咎于季氏 顯與由二臣皆難任其家皆不欲其有此舉也但力不能
救之 孔子曰求而責之 周任有言陳力就列是已顯與須扶而 不能省止
不能陳力則 危而持危是未至顯與 顯與是已顯與須扶而 則將焉用
止而不就列 危而持危是未至顯與 顯與是已顯與須扶而 則將焉用
彼矣 焉用言 周任古之良史陳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 夫子因其誘過
曰求爾爲季氏之臣安得辭其責哉古之周任嘗有言曰爲人臣者能布其匡救之
力然後立人本朝而就人臣之列若不能陳力則止而不容復就其列譬如管之有
相本爲持危扶顛計也若夫危焉而不持顛焉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然則爲臣
而不能盡力則亦何用彼之就列爲哉周任之言如此今爾既不欲則當陳諫不聽
則當去不然亦 且爾言過矣 爾言指二臣不聽諫諫諫不聽
將焉用爾爲哉 且爾言過矣 爾言指二臣不聽諫諫諫不聽
毀於積 毀是壞壞是所以藏 王若 是謹之過與 是反詰其過之不能辭也照由
出神毀積顯與季氏伐顯與 是謹之過與 是反詰其過之不能辭也照由

取今指季氏 後世必爲子孫憂 此不得取 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
兵力盛時 後世必爲子孫憂 此不得取 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
季氏之 冉有至此知其責之不容逃也乃爲季氏辭曰顯與之伐非得已也今
謀矣 夫顯與城郭完固而且近于魯邑固則在彼有可恃之勢近則在我有侵
凌之慮若今不乘時以取之以至于後世則必有受其害者實不 孔子曰求
爲季氏子孫憂乎故不得已而伐之也觀于此言求之與謀彰矣 孔子曰求
君子疾夫自怨之而爲之辭 作一句讀疾是深惡泛說君 欲之謂 孔子
之曰求季氏伐顯與本貪其利也而子乃曰爲子孫憂是特以證季氏之過耳不知
君子深疾夫舍其貪利不言而必爲之飾詞以文其過也今求之所云其能免君子
之疾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聞是聞于古有國以諸侯言暗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 四患字俱從 皆均賢和無怨安無傾 蓋字承上推原之詞重均字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求失諫亦不 兕野牛也柙檻也檻也言在柙而逸在檻而毀則守者不得
能辭其責 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且爾謂二臣皆不欲此言過矣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于柙顯與不在外而毀而
于積中是非與守者之過而誰之過與全爾皆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與守者也季
氏有過爾安 能辭其責哉 冉有曰今夫顯與 今夫顯與 今夫顯與
取今指季氏 後世必爲子孫憂 此不得取 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
兵力盛時 後世必爲子孫憂 此不得取 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
季氏之 冉有至此知其責之不容逃也乃爲季氏辭曰顯與之伐非得已也今
謀矣 夫顯與城郭完固而且近于魯邑固則在彼有可恃之勢近則在我有侵
凌之慮若今不乘時以取之以至于後世則必有受其害者實不 孔子曰求
爲季氏子孫憂乎故不得已而伐之也觀于此言求之與謀彰矣 孔子曰求
君子疾夫自怨之而爲之辭 作一句讀疾是深惡泛說君 欲之謂 孔子
之曰求季氏伐顯與本貪其利也而子乃曰爲子孫憂是特以證季氏之過耳不知
君子深疾夫舍其貪利不言而必爲之飾詞以文其過也今求之所云其能免君子
之疾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聞是聞于古有國以諸侯言暗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 四患字俱從 皆均賢和無怨安無傾 蓋字承上推原之詞重均字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耳然其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親魯許之衣冠都雅曰事標也善柔
十月仲殺惡者味順從無所執守使
及視而立宜依者不諳道理曰舌動入
公夫人姜氏三益為常情所敬憚三損
歸於齊大歸為常情所悅全在自已
也將行哭而慎其所擇益矣有重陶漸
過而曰天乎染曰進而不自知意損矣
仲為不道殺有浸淫漸清白退而不自
適立庶市人知意

○孔子曰嘗者三樂者樂樂是好樂以情言此樂節禮樂節節之也制度聲容
兼內樂道之善道是心慕口頌樂賢多是廣聚賢友樂賢頂上三項說樂驕樂以
外說樂道之善善子包得廣樂賢即直諒多聞之人矣頂上三項說樂驕樂以
為樂指言動放以遊為安佚是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則謂大干
縱於規矩之外樂後遊作事業只恣闊蕩樂賢食聲色之類損矣亦頂上三項說
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後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則謂大干
浮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干好樂可不謹哉○巨宗人
好樂之當慎曰人情孰無好樂然情之所向而身心之損益係焉彼情出于天理之
公而益者有三樂情出于人欲之私而損者有三樂何謂益樂節乎禮樂而辨其制
度聲容樂道人之善而稱揚之不謂樂多賢友而博取之無遺如是則禮樂之所陶
淑善善之所感發多賢之所夾輔皆有以爲身心之助其益也大矣何謂損樂乎
驕樂而後肆放縱樂平佚遊而惰慢怠荒樂乎宴樂而淫溺玩狎如是則德壞于長
傲善衰於志荒而且化千不善之與居皆有以爲身心之害其爲損也多矣是則出
乎益則入于損可
不愾所好樂哉

樂記曰樂者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
異則相親節奏之文道人善則悅慕
勝則相敬樂勉從之意新多賢友則切
則離令情飾後字禮樂人善賢友一層
貌者禮樂之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君子是以理制欲之少之時少指弱血氣未定是方戒
之色及其壯也壯是三氣方剛方剛正戒之在剛及壯也壯是三
氣既衰已衰也戒之在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
於人者血氣也異于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
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于色戒于剛戒于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
所動是以年彌壯孔子與君子隨時制欲之功以示則曰血氣之盛衰皆足以役人
高而德彌邵也而非主乎義理者不能以制之也乃君子則隨時知戒而防之未
發者有三焉蓋方其少之時也血氣未定而欲動易流不知所戒則淫弱無不至矣
君子則戒之在色使情欲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故勇銳好鬪不知所戒則犯
難不知止矣君子則戒之在剛而小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志歉貪財不
知所戒則營求無厭矣君子則戒之在得而見得思義焉君子隨時有此三戒者如

事也又曰大驕樂則不敬不和快遊則
樂必易大禮忌人之善其樂則懼親勝
必簡樂至則已故損益相反
無怨禮至則侍於全旨
不爭大樂與此章戒律君子者審慎言
大地同和大語之節侍君子是以卑承
禮與天地同尊則語默皆總命於君子
節樂由天作而不得自由當以註時字
禮以地制過作主躁者先時隱者後時
制則亂過作賢則不能相時上兩言字
則暴明於天合君子與侍者緊說下三
地然後能與言字屬侍者又隱字不可
離樂也又曰太看深三術只無心失理
樂也者動於之過惟其平日無治心檢
內者也禮也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
者動於外者識機之智所以如此
也故禮主其三戒全旨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君子是以理制欲之少之時少指弱血氣未定是方戒
之色及其壯也壯是三氣方剛方剛正戒之在剛及壯也壯是三
氣既衰已衰也戒之在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
於人者血氣也異于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
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于色戒于剛戒于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
所動是以年彌壯孔子與君子隨時制欲之功以示則曰血氣之盛衰皆足以役人
高而德彌邵也而非主乎義理者不能以制之也乃君子則隨時知戒而防之未
發者有三焉蓋方其少之時也血氣未定而欲動易流不知所戒則淫弱無不至矣
君子則戒之在色使情欲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故勇銳好鬪不知所戒則犯
難不知止矣君子則戒之在剛而小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志歉貪財不
知所戒則營求無厭矣君子則戒之在得而見得思義焉君子隨時有此三戒者如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君子是以理制欲之少之時少指弱血氣未定是方戒
之色及其壯也壯是三氣方剛方剛正戒之在剛及壯也壯是三
氣既衰已衰也戒之在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
於人者血氣也異于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
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于色戒于剛戒于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
所動是以年彌壯孔子與君子隨時制欲之功以示則曰血氣之盛衰皆足以役人
高而德彌邵也而非主乎義理者不能以制之也乃君子則隨時知戒而防之未
發者有三焉蓋方其少之時也血氣未定而欲動易流不知所戒則淫弱無不至矣
君子則戒之在色使情欲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故勇銳好鬪不知所戒則犯
難不知止矣君子則戒之在剛而小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志歉貪財不
知所戒則營求無厭矣君子則戒之在得而見得思義焉君子隨時有此三戒者如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君子是以理制欲之少之時少指弱血氣未定是方戒
之色及其壯也壯是三氣方剛方剛正戒之在剛及壯也壯是三
氣既衰已衰也戒之在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
於人者血氣也異于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
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于色戒于剛戒于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
所動是以年彌壯孔子與君子隨時制欲之功以示則曰血氣之盛衰皆足以役人
高而德彌邵也而非主乎義理者不能以制之也乃君子則隨時知戒而防之未
發者有三焉蓋方其少之時也血氣未定而欲動易流不知所戒則淫弱無不至矣
君子則戒之在色使情欲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故勇銳好鬪不知所戒則犯
難不知止矣君子則戒之在剛而小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志歉貪財不
知所戒則營求無厭矣君子則戒之在得而見得思義焉君子隨時有此三戒者如

進則銷鑿益易流而最甚者加意焉戒
而不反則放不是空戒有豫禁之嚴制

此此所以不為血氣所使而終其身由子義理之正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君子是循畏天命命即仁義禮智之天理指賦子之初言

正畏天大人兼德位言是體天命之理故曰命畏天命者惟恐失墜也存心養性

實事畏大人以立極者畏之是師其德業。畏聖人之言聖言如典謨訓誥之類

是佩其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

遺言。言有不能已者而何畏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

命則不得違孔子示人所畏意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乃若君子

不與之矣。則有三畏焉天命者民務物則之理君子知天命則必畏大人為之致敬

秉天藝天也大人是天命所存而行可法者君子知畏天命則必畏聖人之言為之篤信

盡禮也聖言是天命所發而言可則者君子知畏天命則必畏聖人之言為之篤信

力行也此三畏者惟君子則然耳。小人不知天命而畏也與君狎大人侮

首句且虛講下正言所畏之是三句詞平而意重
畏天而畏非空畏是兢兢戒懼是休之而不違也
天命是大人聖言王腦故註用串解知字是畏字根
苗故註解字是畏字根

小人節有

作三不畏看重不異不倫

上不畏由於不知而狎與侮亦總跟不知天命來奉

承大人而不循其法即是狎誦讀聖言而不佩其教

即是侮生而全旨

此章大意為困而不學者發須合外內註有重一學

字夫子品第人之氣質有

此四等不同生知者自不

可以律入學知困學俱是

次於上等非言其相遠乃

言其相近也斯為字極有

味不學斯為下能學則猶

可進於上有警惕之意有

企望之意

九思全旨

此章見君子思誠之學前

六件是存心治身之要後

三件是明理克己之功平

曰君子有九思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君子成德之人見思明即非禮勿聽思聰即非禮勿

視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思聰即非禮勿言思聰即非禮勿動

誠不節旨

昭前無德而稱則異字當以德行稱夷齊高節正以讓大利而不取也求仁得仁之異與詩詞相合

此章見聖人大公之心元始終不能知之也夫子之教門人與教子各因所至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

私子人之常情疑聖人亦不免故用亦字
對曰節旨
未也何虛下二段皆發未也何虛之意兩獨立重有異聞之意該物理學之者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格塞之患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者無差闕意也知此其無異聞可知斯一者而已此固夫子之雅言以教人者其何異聞之有

一日問于伯魚曰子于夫子情則父子之親而非

師弟之比亦有異于衆人而獨聞于夫子者乎
對曰未也言未有獨立
子思過而過庭庭是家庭過庭曰述孔學詩是詩經對曰對是伯魚對曰未也言未有獨立
詩無以言言就應退而學詩退是退庭而退于私
事理通達而心對伯魚對曰

間也夫子嘗獨立而過庭此非弟子類聚時也可以有異聞者必將得之于此矣然夫子但問曰汝曾學詩乎及鯉對曰未學也子則曰人貴于能言而恒曰學詩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

獨立又字對前過庭而過庭此二句見未有異聞于
不學禮無以立立就執禮而禮此句亦是
品節詳明而德他曰夫子又
禮記對曰未也言未有
禮記對曰未也言未有
禮記對曰未也言未有

他日節旨

首句要極篇又字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學之者如節詳明則義情而莫之或其元以為遠其子也

天子之配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夫

扶也言扶助詩禮尚是因鯉言而有感其君也卿之遠子却是因無異聞而心悟元喜自重遠子一遠特

在闈門之內加一又字可見以治家大夫之配曰命婦此章為當時諸侯以妾為

言家命於朝妻者發邦君之妻四字是以治家也主通節綱領君稱之一句又庶曰妾妻齊下二段綱領兩君夫人俱也言齊等也四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

陽貨一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君

四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

也言齊等也四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

也言齊等也四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

對曰未也

言未有獨立
對曰未也言未有獨立
對曰未也言未有獨立

他日又

問得

問得

是問學詩禮是問學禮之可以言禮之可以立又問君之養子也

異于門人故陳陳凡下是退而晝曰問期于有得而已吾之所問者一而所得者陰厚之意也所得多子所問九而幸哉要之聖人大嘗私其子亦未嘗遠其子九之言亦淺之乎寵聖人者矣

邦君之妻邦君指諸侯言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者飲也君稱之為夫夫人自稱曰寡亦字是對本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夫子寓正名之

人國之人說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義曰夫婦人倫之始闈門萬化之原况邦君之妻又非常人比者其于稱謂之際豈可苟焉而已哉

故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謙言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奈為小

君以治內者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以治內者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昭然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陽貨第七凡二十

陽貨第七凡二十

陽貨第七凡二十

自家堅強故只驟率而已

小子乞旨

此章借言學詩之益以見不可不學首節喚醒小子

學詩一學字講誦體行俱該與觀是有益於身心

怨是有益於性情過之二句益在大倫克盡多識一

句益在小物亦察可句要

跟學來與觀等隨舉一詩

皆可如是非限定其詩屬

某也與就心上感發說觀

中者非以南

國之詩而謂

要重修齊以端化原意首

之南國者則

句以重疊下只反言以見

其當為也女為矣乎是訓

小序曰關雎

詞不是問詞為者不止謂

麟趾之化王

習要有會於心體於身

者之風故整

二南似未及修身然化自

之周公南言

內及外則修身則在其中

化自北而南

故註曰修齊之事正牆面

也與東牆虛

句註謂無所見不可行是

和而詩有處眾而和者然不失莊

不流得之意學之可用以處眾也

可以怨也

怨而詩有處變而怨者

不怨得然萬有忠厚之思

公倫之道詩無

不備二者舉重

君是能盡忠意

不備二者舉重

鳥獸以動物

言草木以植

物言名是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

動植之物詩無不載學之者其

各樣名色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鳥獸草木之名也詩之有益

事交事君不過舉人倫之大道言之

于人如此爾小子可不勉哉

兩字甚活須補夫婦兄弟朋友

終驕虞矣乎二字是直示其當學意

人而不

正牆面而立倒用文法

為德厚也周南

猶正牆面而立也

曰南詩首篇各

怨而詩有處變而怨者

不怨得然萬有忠厚之思

公倫之道詩無

不備二者舉重

君是能盡忠意

不備二者舉重

鳥獸以動物

言草木以植

物言名是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

動植之物詩無不載學之者其

各樣名色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鳥獸草木之名也詩之有益

事交事君不過舉人倫之大道言之

于人如此爾小子可不勉哉

兩字甚活須補夫婦兄弟朋友

終驕虞矣乎二字是直示其當學意

人而不

正牆面而立倒用文法

為德厚也周南

猶正牆面而立也

曰南詩首篇各

怨而詩有處變而怨者

不怨得然萬有忠厚之思

公倫之道詩無

怨而詩有處變而怨者

不怨得然萬有忠厚之思

公倫之道詩無

不備二者舉重

君是能盡忠意

不備二者舉重

鳥獸以動物

言草木以植

物言名是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

動植之物詩無不載學之者其

各樣名色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鳥獸草木之名也詩之有益

事交事君不過舉人倫之大道言之

于人如此爾小子可不勉哉

兩字甚活須補夫婦兄弟朋友

終驕虞矣乎二字是直示其當學意

人而不

正牆面而立倒用文法

為德厚也周南

猶正牆面而立也

曰南詩首篇各

怨而詩有處變而怨者

不怨得然萬有忠厚之思

公倫之道詩無

相見亦知之此章戒人無實益名意色
○三言諸侯屬內存者色可令人見而
世子執縛公心不可令人知蓋指當時
之孤執去附在位之大人言故曰譬諸
庸之君執道小人何人可以樹之其猶
穿窬然可取孰甚焉

鐘也山空內
受氣多故聲
大風俗通云
鐘者分音秋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鐘也山空內
受氣多故聲
大風俗通云
鐘者分音秋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禮圖云凡鐘
十六枚同為
一鐘謂之編
鐘特懸者謂
之鐘鐘鐘鐘
之鐘鐘鐘鐘
也○風俗通
云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
物皆鼓用而
出於鼓之鼓

士喪禮於是

之妙生是生不息之機

使來出戶是取瑟而歌

兩焉字極目然行生非即

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

是天理而所以行生全是

也特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一團太極發見流行洩於

見而托疾以辭之搯拒之也又恐儒悲以為真疾而不悟拒之之意故或將命者方

穆之精而昭示人者也註

出戶即取瑟而發以聲歌使儒悲聞之而知其非疾焉庶幾因其辭而思其政必能

聖人三語勿八口氣中

自悟其得罪之由矣此子於

孺悲全旨

絕之之中而寓警之意也

此音見聖人於不脗教誨

中曲行其教誨意化工在

一便字是記者想像夫子

之意如此一過辭疾一遺

鼓瑟夫子不欲絕絕端廷

其深情厚意都付於一彈

再鼓中矣輔氏謂辭疾者

義不當見也使聞者仁不

容絕也

宰我章旨

此章天子啓宰我以仁親

之心也一仁字最重短喪

不仁也章內數安字正期

仁字相反

宰我節

知居喪尤禮樂之本知時物之皆變而不知人子有因時

上何述古制下何言已欲

之感此短喪之說誠非君子之存心仁人之所不為也

短喪之意

象本也夏行爲大棗赤色赤象火也垂夏行爲上桑栝色黃象土也秋行爲金柝

君子節旨

此以人事言之與三年之

喪句應見三年有妨於禮

樂也而不知禮樂自事親從

禮樂之木先感矣何有於

儀又聲容之未哉

舊穀節旨

此以天時言之與期已入

矣何應見期年之可已也

舊穀二句對節燧句平看

皆是驗天運之一周丹木

皆有火燧者鑽木出火之

名改火非止改一火是五

火已改一周兼四時言

食夫節旨

食禮之謂指三年外說上

三句是天子發其不忍之

心宰我不察故應曰安

女安節旨

錦而異于君子之用心矣又何憚而不爲期乎

下八節卷四

二七

首句直就他安字反激之... 也子宰我名不仁子生三年...

以不仁斥之是探其欲短... 子之節肯... 子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八... 子路曰君子尚勇... 小人無勇無義...

博奕

飽食全音

飽奕博經云此章總見... 博奕之戲各用所用心...

云此與靈章難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 小人無勇無義...

可其...

下...

女樂 一段話說在此夫子所以
齊人饋管仲 齊人饋管仲 齊人饋管仲

城八十八人現 此章記聖道不行於魯季
尼定魯禮樂 料甫得政而嗜三都出藏

制齊君臣斬 甲慮無不強魯而射季者
湯優子夾谷 桓子已心息之矣齊人窺

之會復上田 見此意故以女樂沮之其
於汶水之濱 不曰餽而曰歸者餽有不

故還雲與迴 受歸無不受此記者書注
雪實內圖而 也桓子受之則外借際於

外親將敗魯 鄰國內分誇於王君而嗔
之政弱齊之 以洩其強國弱家之恨三

鄰魯君臣果 曰不朝固是魯君荒淫亦
不端操述不 是桓子絕孔子諫路處記

先覺聞進淫 者持書率桓見與魯君無
哇之聲皆忘 與也只受女樂而不朝目

吳人之學城 當去孔子之行爲見幾而
南于是者雷 作不必添八致腦事

鼓琴擊磬結 楚狂章言

齊魯之歡愛 此章見聖人接引楚狂之故也孔子
鄭衛之樂天 意楚狂二字通章定案首

子則不可救 節接與欲聖人之降亦節
其失復其迷 不欲聞聖人之言

望龜山以命 楚狂節言
操觀鳳凰而 通節只說鳳而諷聖人意

衡使由是齊 自見鳳兮二句諷其不隱
日以長管日 往者四句諷其速應接與

以微見隣國 之所趨在於絕人逃世以
之侵地開志 遠害全身而已與聖人不

士之活衣 同也鳳世治則生亂則不
季桓子 生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桓子平子意 之意按接輿必是不知姓
如子也哀公 名因其迎車而歌強名之

五年三月司 以絕其人如荷蕢之類
鐸火桓子御 孔子節言

公立於象魏 上二句是孔子有心於接
之外命救火 輿種重下二句是接輿自

者傷人則止 絕於孔子而以狂然也
財可爲也命 長沮章言

藏家魏曰舊 此章見聖人欲以道易天
草不可忘也 卜之心重一易字誰以易

四書精義 下論卷四

齊人饋樂 齊人饋樂所以沮用孔子也
朝兼君不視朝 孔子行見其不足有爲却

子行 託膳肉不至而去
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

子所以行也 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

以聖人之行 所以當定公時季桓子當國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

明中庸之道也 大治齊人懼其將廢用鉅鉏之計以女樂歸焉蓋以沮用賢之

志也使執國政者察其謀而亟反之則齊人雖智安能開無微之主哉夫何季桓子

先微服往觀而語魯君受之由是君臣之間漸于聲色而怠于政事付不臨朝臣不

往朝蓋三日馬天方用賢之日而受女樂是簡賢也三日不朝是 孔子由大司

寇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善厥者弗備備齊女行者

別于途道不洽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我爲之先併矣釋鉏請先沮之于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八皆衣文衣舞康樂文馬三十驅遣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也孔子曰

魯君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

膳桓子大夫孔子乃作荷蕢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子歸意送于野何彼

蓂莪不其所得道九州無有定處也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漸邁身將老遂行宿

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彼復哉游哉聊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是害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

楚狂章言 楚狂章言

楚狂章言 楚狂章言

楚狂章言 楚狂章言

接與 不與易兩相呼應沮溺避世為天下無道孔子輟環

通楚人也好亦為天下無道沮專諷夫

養性躬耕以子其言略瀟兼詢子路其

為食楚昭王言詳末節反瀟之言亦以

時通見楚政反也

無常乃伴狂長沮節旨

不仕時人謂接與書楚故長沮樂濶不

之楚狂○楚復書蓋皆楚人記者因下

昭王問陸通面許多問答已得其為人

警遣使奉金故就水而借意名之曰長

百鎰往聘請沮樂濶耳問津亦行路常

治河南通笑事非無援引意

而不應使者夫執節旨

去其妻曰夫不問子路而問執輿者先

子少為義豈及其主也既知孔丘而復

老遠之哉不問魯孔丘者周流之名聞

如去之乃夫之已久也知津言老於道

負釜甕妻載機餘看池用不是字換知

紅器變易姓管之孔丘便是耳中極熟

字真知所之長沮樂濶心中極厭的人子

問於節旨

山削沮濶耕酒酒以下一譏夫子救世

處下有東流之難一譏子路所從之非

子路問津處要之譏子路正以譏夫子

也高士傳頌也誰以易言天下皆亂誰

曰悠悠江漢人任用誰人服從把與你

並邦荒墟敬變易以字即把與之意且

詢濟濟暫駐而二句不是教子路從已

浮車飄然無避世只見他不該從夫子

答齊目致譏避人也入字狹世字廣

物情不足嗟子路節旨

德有餘鳥獸二句反避人二句見

○長沮樂濶二人姓名不傳皆記書者加之以名耦而耕耦耕便見孔子過之是經

所耕之處使子路問津焉津亦是無心

人者相與為耦而耕孔子過其所耕之地

將以濟渡而未知其處因使子路問津焉

問其人為字子路曰為孔丘是魯孔丘與

俱作是字看子路曰為孔丘是魯孔丘與

曰是知津矣是字指孔丘知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不以津言乃指孔子問曰夫執輿而在車輿者其人為誰子路曰為孔丘其人也長

沮曰爾所謂孔丘者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曰是也長沮遂讓之曰在他人容有不

知津者既為魯國孔丘則為東南西北之人也無不至之國亦無不問於樂濶復

至之津是知津矣長沮此言蓋托詞以拒子路蓋譏夫子之不隱也

津處子路曰為孔丘是魯孔丘與子路曰是也長沮遂讓之曰在他人容有不

之對曰易言消滑者天下皆是也

非對曰易言消滑者天下皆是也

誰與變易之而汝也醉人謂孔子醉世

樂濶自謂變易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仲山也樂濶曰既為仲山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樂濶乃責之曰孔丘周流

其意豈謂天下猶有可易耶今消滑然曰趨于亂者天下皆是也雖欲變易為活而

上無可與之君下無可與之民固亦未之何矣將誰與變易之夫既無以變易則周

流亦何為也且而與其從人之士于此不可則去之彼而徒勞無益也若若從辟

世之上付理亂于不知而復游自樂哉

于是變而不變若不論其問津之意焉

有身世無鳥獸不可與同羣

窮之感鳥獸不可與同羣

與天有道是平治

也天有道是平治

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

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

無道必天下子路曰是遂行以沮濶之言告夫子夫子問之惜其不喻已意憮然

而棄之也

群也不知鳥獸異類既不可與同羣則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哉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丘之栖

荷篠丈人 二節是子路承夫子之命
荷篠丈人葉 因其明而通其蔽
人也丈人嚴 子路節旨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莊之稱故親 從而後是一段忙景林尚
而老者皆稱 係是一段閒情卒然問天
焉高士傳頌 子以夫子威儀動止不類
曰丈人絕軌 尋常耳頃慕他不暇擇人
屈接沐賢天 而問急迫底意也四體二
涯見春難泰 何責其不務農業孰為一
是舞載陳大 句責其從師遠遊植杖而
子尋返答較 芸亦見自動自意
先幾備跡虛 拱立節旨

委我分是 孰為子 孰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室依然 子路見丈人年高而語異
五穀 故敬之註隱者字勿露
周禮職方氏 止宿節旨

意 見其子焉 是其明長幼之節感
子焉 敬長之儀文可謂有禮矣夫丈人前俯而後恭
若此固有感于子路之敬亦以示避世之為可樂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辨九穀之數 此丈人感於子路之敬而
揚州荆州其 加以禮遇也止宿雜黍見
穀宜稍陳州 子是三項事益示以畎畝
開州其穀宜 可樂躬耕可食父子可親
五種黍稷菽 之意亦於禮遇中看出
夜稻青州其 若過作譏刺便非
穀宜稍來究 明目節旨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其數宜四 隱者何分明是取他意思
極黍稷稱麥 見其可與濟世故有反見
雍州冀州其 之使至則行矣丈人之遊
穀宜黍稷幽 然長性子路之張然若失
州其穀宜三 情景都在此一則字中
種黍稷稱 不仕節旨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此節即夫子使反見時所
授之意也不仕一句提起
下皆印明此意長幼五句
是責丈人忘世之非君子
四句是明白已用世之意
欲深句緊帶士知之何一
氣說下潔即不仕亂即廢
義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
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道
在我遇不遇皆當行的君
子之仕就皇皇求仕之心
說只此眷懷世道轉環列
國便是行義
逸民章旨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下也而丈人逆知子路之復來
故先去之及子路至則已行矣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子曰見夫子 子指丈人夫
丈人曰四體不勤 四體是兩手兩足
五穀不分 五穀是
不辨其類 孰為子 孰是
植杖而耘 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耨而食 耨是取蔕去田間草
器分辨也五穀不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明日止宿
行 行是丈人先行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稷輿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詞所接之禮而備告于夫子夫子聞而嘆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逸民 節先紀其名中三節述其
行末節乃自表其異也
逸民節旨
二子乃記者
所標逸非主
隱逸之逸言
其胸懷瀟灑
不可以常格
拘蓋高民也
是故有以隱
而逸者有以
往而逸者其
心一而已
偶遺耳
不降節旨
仲雍泰伯之
弟次王之次
子也仲雍與
泰伯同適荆
蠻荆蠻人謂
之立春伯為
吳君泰伯卒
無子仲雍嗣
立斷髮交身
字纓承上文

○逸民 逸訓遺逸皆商周之季
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傅其齊虞仲逸
商季張柳惠少連
周季

曰魯公不就學有詳審意義敬哀皆封留周公為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太傅武王崩生之際惟義是獨不待思成王幼命公而決也四者主力行說其為相因使元致知工夫則在平日其可子伯禽就封已矣猶云必如此乃成其於魯伯禽之為士耳責備之詞。

魯三年而後執德全旨此章重弘篤之學道德只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子張論士曰所貴乎士者貴有立身之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大節耳如里見君父之危則委致其命而臨難無苟免見所得之利則思義之當取與否而臨財無苟得祭則思敬而致知在之誠居喪則思哀而極悲痛之切士能如此則大節無虧其可已矣

八士南宮氏不篤心自疑也凡托身道周文王時皆德之材者必以至張一世為虞官故晉自任然非大受之器其修胥臣曰女王之品故曰焉能為有亡合之即位也詢上章皆子張學造切實處於公處及武問交全旨此章見二賢論交之異門官伯達遷九人間交亦是彼此相質正與於修邑命之意非不足於師也子張

子張第九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

十五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張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南宮適說鹿欲伸以已說故先讀其師辜之財仲突說如何可者下句自是慎以下其行事交正理但謂之拒便與夫不少既見云子母友氣象不同子張只○三在去而駭不可者拒之句君子二殷墟八土生句緊述所聞重容衆矜不而周職。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子夏門人問於子張曰子夏曰見危致命是趨于死民者見危是見得思義見得是臨財思義是祭敬祭是遠也賈賈是盡自致之情其可已矣只語助詞不作止字致其可猶

者也惟道也故雖小必可觀惟小也故不可運之遠恐字不作或說乃君子不為之意是以重盡心於大道也子夏見小欲速觀此言則已進於高明矣

此章示人純心於學之功知字對無忘字聖賢之所謂知實在身心上體動非如後人專為聞見之知也故所亡所能俱兼知行說日知是學能日新月無忘是學能不失好學全在日月字上見

博學全旨 此章示人致知求仁之方只重心不外馳上博學是事專都要理會篤志就學上說謂至誠懇切以求必得也切問知就自己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的來問

近思以類而推只傍易曉的按將去為仁工夫知行合一未及力行則尚少一半非四者絕無與於仁也朱子謂此方尋討個求仁門路在其中謂有此理耳

百工全旨 此章欲人篤志於學以造道上句引起下句學字須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應對字須見造極意方與成字應然唯專務故能造極只

居肆 管子曰士農是一意註前說重居肆與工而四民者為學主用功言後說重成勿內離職事與致道主立志言前說

亦不可少 處古使就開 小人全旨 此章深為文過者警意向府處商就市差了却多方固護求以掩并處農就田其差懇動錯了刻巧計彌野少而習焉將求以掩其錯其為小人

人如之何其拒人也論交者何必以拒為哉要之子夏之論夫子隘子張之論夫于濼惟以至善之心辨賢否以含弘之度待天下自無溢濫之弊而交道得矣

子夏雖小道亦聖人所作非異端可比得道理細小耳必有可觀者焉可觀兼至理所致遠泥遠大之業對小字看泥是達不去是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知所亡 日知是學能日新月無忘是學能不失好學全在日月字上見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是使之不遷于與物意以成其事

子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夏勉人專務於學曰天

子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夏勉人專務於學曰天

子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夏勉人專務於學曰天

其心安焉不心術之病尤在一必字
見異物而遷
三變全旨

此章形容君子中和之極
三變一時皆有君子自得
其常但人覺其變耳儼然
者手恭而足重望之便見
溫者心而氣平近之方
知厲者義精而詞確聽之
始識此是聖人剛柔不偏
唯陽合德自然如此所謂
變者神妙莫測不是儼然
爲溫溫變爲厲也

信而全旨
此章勉人平素當積誠以
動君民意兩取各重上句
已雖有信必君民信之方
可謂之信本文信字指人
信我誠註誠意惻惻是人
所以信之之由信字當讀
斷君民間細少信不得即
勞民諫君大不得已者在
信後無不可耳兩未信句

孔子曰忠臣
之諫君有五
義焉一曰諫
未信借口觀比于之事
諫二曰諷諫
子產之使民可見
三曰降諫四
大德全旨
曰諷諫五曰
此章爲務小節而忽大體
者發上大德句重開乃借
用字出則踰矣八字帶說
而行之五義從
其諷諫乎
下句因上句來皆無上句
則下句便著不得可字
曲禮曰凡爲
子夏豈忽小德者持故抑
長者冀之禮
之以要歸重大德意
必加帶於其
子游章旨
上以袂拘而
此章重教人有序上以子
退其塵不及
夏之言爲主子游幾子夏
長者以資自
之教見本末不可偏廢子
夏論教當以序進見始終
應對進退
不可或紊本末先後字是
曲禮曰謀於
眼目
長者必據凡
子游章旨
以從之長
子游之讓門人小子正其
四書補註備旨

○子夏人之過也必文
無心文出有意必字重看
而不信于目欺故必文以
爲交飾以重其過焉此所以不能遷善而終爲小人也
更甚益彼只自

○子夏君子有三變
此君子指聖人言儼然望是遠看儼
然望是一身三變也溫即就身
面而言也厲厲謂是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
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
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子夏形容中和之氣象曰君子盛德積中而光輝發外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其容貌詞氣之間目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之也則矜莊之貌儼然不可犯若一變也及其近而觀之也則和厚之色溫然其
親若與儼然不同矣是又一變也及其有言而聽之也則嚴正之詞厲然而可憚
若與溫不同矣是又一變也夫此一君子也則之已不同於望聽之已不同於即
可謂其非三變也然變生于人之觀聽而非出于君子之有心此有道之氣象所
以與

○子夏君子有信而後其長
信是乎曰愛民之心出于乎誠而民
信于我者兩而後字見方所意皆
如力役之征佚
未信則爲厲也
已信民言此句只反
信而後誠
信是乎曰忠君
之使是也

而君信子我者諫如匡
君之過正君之德是也
君之過正君之德是也
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
子夏勸居官者曰君子以一己處上下之間未有忠愛
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不孚而還可以自爲者其使民也必其愛民之誠意已
積乎乎曰俾民心允乎
而信之矣而後與焉爲之役以勞其民斯民祇見其愛
而忘其勞焉苟未信而遽
之則民不諒其上之愛我惟見其事之不誠將以爲虐
下而厲乎已也其事若也
其忠君之誠意已裕于乎則使君心見而信之
矣而後進諫直之言以諫君
君斯君惟察其忠而行其誠焉苟未信而遽諫之則君
不見其臣之納忠惟見其言
之逆耳將以爲誹而上而
諤乎已也然則有奉上使下之責者當知所先矣
諫勞必先信而後可也

○子夏大德小德
大德猶言小節大節開闢也所以止物之出八
八承闢字來或出自開外或
在闢內可也是無害意
言人能先立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旨
子夏欲人崇大節曰人于綱常倫理之間凡大節所係而
言不能無學首詳之旨
爲大德者能不踰其矩度之閑則立身之大本已不虧矣
至于日用細微之小德雖或少有出人未盡合理亦無害
也苟不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爲奚足貴哉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子游曰夏禮
小節也

者問不詳讓子夏之教當即當其事
而對非禮也之當以酒精等為末其所
見父之執不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
謂之進不敢誠意之事可知註解大學
進不謂之退不說到齊治乎就學者分
不敢退不問上說也
不致對長者 聞之節音
與之提攜則君子之道九句極曲折上
兩手奉長者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
之子負勿僻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六
口而對侍坐是緊對子游抑末也二句
於先生先生作轉語非正言不可缺也
問焉察則對乃是揭過不可缺起下不
侍坐於君子可察其大指歸於教人有
君子問更端亭不是兩截分開大註宜
則起而對從既草木中有大小者條
於先生不越餘已成生意已足從根准
路而與人言漸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
邁先生於道酒培植權護事非一端猶
攪而進正立教小子以小學正以收其
拱手先生與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

一修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求即子夏聞之而嘆曰噫言游謂我教門人以前而不
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言教以本斯言過矣曠游之言得無見我之先傳而
是疑我之後倦乎亦未謂之君子耳君子教人之道有先以未者亦其教之不得不
先而非有心于先之也孰先傳焉有後以本者亦其教之不得不後而非有心于後
之也孰後倦焉但學者所至有可告以本者有未可告以本者皆謂草木之有大小
其區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樂以本之高且遠者強而語
之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正欲成就後學而焉可誣也彼酒掃應對小學之始
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卒事也若夫有始而即有卒舉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者其惟
生安之聖人然後能之乎以聖人之所能者而
為已任者言則仕重而學
為餘功故必先盡仕之事
下句為方學者言則學重
而仕為餘功故必先盡學
之事重讀兩優字見註前
解之妙急讀兩則字見註
後解之妙
喪致全旨
此章見臨喪以哀為本子
游平素若究喪禮至此獨
言哀者是探本之論即大
子寧戚之意
吾友全旨
此子游以未仁規子張朱

子夏曰子游說子夏弟子子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言子夏以簡是為學
言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言故教人先從下學用
子游不知而識之曰道有本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酒掃及應對進退之
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不過小學之末務也若大學正心誠意之事為本之
在則全未能有
子夏聞之聞之是聞曰噫噫是怪
言游過矣言是子游姓
子
道君子是施教者先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道是教人之道是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宜以別矣此言草木有大小小者不與大者同培養
君子之道亦見教
可謂正自有智若者始即未卒則本言有始便有分
必有厚意有智若者是合下一齊都有不假漸次意其惟聖乎不重賢聖人
能知論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
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
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大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
之道便無精粗後酒掃應對與精義八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自然所以然又曰自
謂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盡善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

之言則對不道將由此而漸進也不然
與之言則趨則誣之矣子夏語氣至焉
而退從長者可誣也已盡末二句用聖
而上丘陵則人反昭學者見先後一貫
必謂長者所之難
視母踐履毋
踏席樞衣趨
賜必慎唯諾

仕而全旨
此章見仕與學當各先其
所重而後及其餘也上句
為已任者言則仕重而學
為餘功故必先盡仕之事
下句為方學者言則學重
而仕為餘功故必先盡學
之事重讀兩優字見註前
解之妙急讀兩則字見註
後解之妙
喪致全旨
此章見臨喪以哀為本子
游平素若究喪禮至此獨
言哀者是探本之論即大
子寧戚之意
吾友全旨
此子游以未仁規子張朱

子夏曰子游說子夏弟子子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言子夏以簡是為學
言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言故教人先從下學用
子游不知而識之曰道有本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酒掃及應對進退之
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不過小學之末務也若大學正心誠意之事為本之
在則全未能有
子夏聞之聞之是聞曰噫噫是怪
言游過矣言是子游姓
子
道君子是施教者先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道是教人之道是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宜以別矣此言草木有大小小者不與大者同培養
君子之道亦見教
可謂正自有智若者始即未卒則本言有始便有分
必有厚意有智若者是合下一齊都有不假漸次意其惟聖乎不重賢聖人
能知論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
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
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大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
之道便無精粗後酒掃應對與精義八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自然所以然又曰自
謂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盡善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

子夏曰子游說子夏弟子子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言子夏以簡是為學
言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言故教人先從下學用
子游不知而識之曰道有本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酒掃及應對進退之
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不過小學之末務也若大學正心誠意之事為本之
在則全未能有
子夏聞之聞之是聞曰噫噫是怪
言游過矣言是子游姓
子
道君子是施教者先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道是教人之道是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宜以別矣此言草木有大小小者不與大者同培養
君子之道亦見教
可謂正自有智若者始即未卒則本言有始便有分
必有厚意有智若者是合下一齊都有不假漸次意其惟聖乎不重賢聖人
能知論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
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
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大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
之道便無精粗後酒掃應對與精義八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自然所以然又曰自
謂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盡善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

子夏曰子游說子夏弟子子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言子夏以簡是為學
言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言故教人先從下學用
子游不知而識之曰道有本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酒掃及應對進退之
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不過小學之末務也若大學正心誠意之事為本之
在則全未能有
子夏聞之聞之是聞曰噫噫是怪
言游過矣言是子游姓
子
道君子是施教者先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道是教人之道是傳焉孰後倦焉孰先傳焉言本末俱缺不得的見善言草
宜以別矣此言草木有大小小者不與大者同培養
君子之道亦見教
可謂正自有智若者始即未卒則本言有始便有分
必有厚意有智若者是合下一齊都有不假漸次意其惟聖乎不重賢聖人
能知論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
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
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大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
之道便無精粗後酒掃應對與精義八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自然所以然又曰自
謂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盡善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

子云所謂難能者蓋美之詞而有譏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註誠實是心之德惻怛是愛之理

堂堂全章

孔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堂堂

此亦曾子私規子張之失上章見仁貴求之至此章見仁貴修其在內威儀為定命之符學者容貌豈不要彬彬乎但曰堂堂則易於外其於仁則未也

吾聞全旨

此章指親與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本心也居喪是人道之大變所謂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現者內註自然說外註自然意而一乎字咏

孟子全旨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張行過高而少子游箴子張之失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為皆

易若返諸切近乎補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六了既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張行過高而少子游箴子張之失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為皆

易若返諸切近乎補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六了既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張行過高而少子游箴子張之失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為皆

易若返諸切近乎補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六了既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張行過高而少子游箴子張之失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為皆

易若返諸切近乎補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六了既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張行過高而少子游箴子張之失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為皆

易若返諸切近乎補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六了既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張行過高而少子游箴子張之失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為皆

易若返諸切近乎補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六了既

子游曰張也張是張為難能也為難能是為人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子伯朝宿素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
交交子忠於狀也得情而喜則太刻之
公室宿不能情或溢於法外得情而
守而改之莊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中
子獨不然不
改臣如董交
仍為車右豐
點仍為御駟
是也不改政
如平莖之政
一聘來良法
伐知之舉一
服鄭遺風是
也
陽膚
陽膚武城人
曾子弟子七
人陽膚其一
也
日月之食
史伯論曰
晦朔日月之
此章見君子不諱過而能
改過正與交過小人相反
如日月之食見一過必改
要得君子小心敬畏意過
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
見抑略帶日月意
衛公全旨

食與西陽度此章見仲尼之學無常師
南北同德則朝只在聞見上索解焉
月掩日而日之問甚淺子貢所答即中
為之食望而庸所謂意車文武也朝意
日月之對同夫子師在人子貢謂夫子
度向道則月師在道未應在人一反一
元日而月為正相足之詞賢者讀書學
之食
公孫朝
路史云衛支
庶之姓有公
孫氏
此章見君子不諱過而能
改過正與交過小人相反
如日月之食見一過必改
要得君子小心敬畏意過
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
見抑略帶日月意
衛公全旨

語於朝欲阻其用也按了
道之全體
下八冊卷四
四十一

叔孫武叔 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
武叔成子之 大暎宰而舍衛侯說吳
子左傳哀公 伐齊語陳成子而反其後
十一年春齊 地魯人賢之故武叔云爾
國書師師伐 子服節旨
魯及清武叔 宮構句虛台夫子子貢在
以政在季氏 內及肩下須補室淺意室
不欲出戰季 家之好如穎情之才通達
孫使再求從 之器皆是
於朝武叔呼 夫子節旨
而問戰焉再 數初下須補宮廣意門以
求曰君子有 內禮樂輝煌於祖豆宗廟
遠慮小人何 之美也冠裳師濟於班行
知武叔曰是 百官之富也
謂我不成又 得其節旨
夫也退而蒐 上不得其門只帶言之尚
乘之家語叔 禾屬人此得其門可方賞
孫武叔見於 指人不說其言之悞反說
顏面武叔多 所云之宜最妙
稱人之過而 毀仲全旨
已詳論之問 此章見聖道之高無以為
曰君子之來 二句虛他人四句正言仲

○叔孫武叔莫夫於朝 語是告朝是
朝廷之上 王賢於仲尼 賢猶曰武叔魯大司叔孫
語衆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
明才辨殆賢于仲尼斯言也不惟不知仲尼抑亦不知賜矣
子服景伯亦魯大夫告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是心中不足武叔之言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子服景伯亦魯大夫告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淺深各有不同譬之內宮外牆之問可見焉賜之道阻于上達猶夫牆之卑也止於
及肩而已牆卑則室淺而中之所有可一覽而盡也故人皆得窺見其室家之好固
不必八門也 析說云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裡分別不關牆事惟宮有不同故牆
而後知矣 有高卑牆之高卑只以喻難窺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
○不之獨數 數初喻道 不之獨數 門是宮門不
富比道 七尺曰不八其門則不見其 若夫子之牆也道隆于峻極
官富之充實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而莫踰蓋有數初之高且牆
見其壯麗中藏輝于宗廟之美與其森列內蘊廓乎百官之富焉 得其節旨
○不亦宜乎 宜是言 此夫子之言
○不亦宜乎 宜是言 此夫子之言
○不亦宜乎 宜是言 此夫子之言

尼之不可毀 且就仲尼
人雖欲以下正言無以為
也方就武叔說賢字指道
德日月喻高不喻明可喻
無得自帶丘陵日月說
不然如何下个論字何傷
於日月亦是借喻諸草木
文原自証喻夾帶指點也

○叔孫武叔莫夫於朝 語是告朝是
朝廷之上 王賢於仲尼 賢猶曰武叔魯大司叔孫
語衆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
明才辨殆賢于仲尼斯言也不惟不知仲尼抑亦不知賜矣
子服景伯亦魯大夫告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是心中不足武叔之言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子服景伯亦魯大夫告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淺深各有不同譬之內宮外牆之問可見焉賜之道阻于上達猶夫牆之卑也止於
及肩而已牆卑則室淺而中之所有可一覽而盡也故人皆得窺見其室家之好固
不必八門也 析說云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裡分別不關牆事惟宮有不同故牆
而後知矣 有高卑牆之高卑只以喻難窺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
○不之獨數 數初喻道 不之獨數 門是宮門不
富比道 七尺曰不八其門則不見其 若夫子之牆也道隆于峻極
官富之充實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而莫踰蓋有數初之高且牆
見其壯麗中藏輝于宗廟之美與其森列內蘊廓乎百官之富焉 得其節旨
○不亦宜乎 宜是言 此夫子之言

此章見聖人之神化不可
及重在第三節聖德無可
形容故擬之於天猶恐子
禽未曉故未節又抽出功
業之盛言之然功業自道
德中來非有兩層
陳子節旨
為恭兼兩義 且是師自當

○叔孫武叔莫夫於朝 語是告朝是
朝廷之上 王賢於仲尼 賢猶曰武叔魯大司叔孫
語衆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
明才辨殆賢于仲尼斯言也不惟不知仲尼抑亦不知賜矣
子服景伯亦魯大夫告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是心中不足武叔之言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子服景伯亦魯大夫告 子貢曰魯有初 賜之牆也肩喻造
淺深各有不同譬之內宮外牆之問可見焉賜之道阻于上達猶夫牆之卑也止於
及肩而已牆卑則室淺而中之所有可一覽而盡也故人皆得窺見其室家之好固
不必八門也 析說云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裡分別不關牆事惟宮有不同故牆
而後知矣 有高卑牆之高卑只以喻難窺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
○不之獨數 數初喻道 不之獨數 門是宮門不
富比道 七尺曰不八其門則不見其 若夫子之牆也道隆于峻極
官富之充實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而莫踰蓋有數初之高且牆
見其壯麗中藏輝于宗廟之美與其森列內蘊廓乎百官之富焉 得其節旨
○不亦宜乎 宜是言 此夫子之言

推遜見不為過是師不知是無知言言不可不慎也慎正跟自責子禽曰言責之曰君子之評論人也一言

君子節旨三句俱泛說未補真子禽意一言二字重知不知就品題人物上見側重不知

言言不可不慎是責其不謹言其教以謹言也

不可及意全在酒天上說出階字最要體貼如善信

美大皆有階級可循至大階而升此就去了全體說

蓋合下便是生安從容是以無迷可尋無途可至而

為生民來所未有得邦節旨此就事功上明聖化同天

意所謂六句原就帝王已然之治說俱現成語四則

字極重見神速意聖人立術則民斯和而於時雍自不容已其德化感人之速如此將見其生也蒙立道

動之化者莫不尊親而人皆樂之其死也懷立道級動之化者如獲考也而人皆

之其德化八人之深又如此此皆盛德之所致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夫子

之治一天之治也如之何其可及也此所謂不可階而升也而子乃謂我曰仲尼豈

賢子子誠不自知請新安陳氏目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

其不知之失也戊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看來化不可

測正即其化不可為處

善言節旨此章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見孔門之授受不越乎

二帝三王之道也前八節詳述帝王之事末節統論

帝王之道執中一句乃千古相傳要法通體貫子

善言節旨善言一讀劈頭下個善字便把堯舜禹湯文字交付

允執何是叮嚀之詞中字在政字上說受命之始即以

以承終言之為戒愆切舜亦節旨

命外無道也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此加詳言之雖加以精一之訓視昔為

命外無道也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此加詳言之雖加以精一之訓視昔為

命外無道也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此加詳言之雖加以精一之訓視昔為

命外無道也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此加詳言之雖加以精一之訓視昔為

命外無道也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此加詳言之雖加以精一之訓視昔為

要亦字雖加以危微精詳亦不過擇守此由焉耳此舜之謂舜告禹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訓不過發明允執其中一句無他旨也

立牡

此節總是以既放桀而告諸侯之詞子小子六句乃是追述語見伐桀之舉出於天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則就當下說見天下之責在於已而惕然有任天下之懼此即湯之申矣告諸侯亦欲其共體此心以治天下也備在何雙承上二句一說單指帝臣更爽

周有節旨

此下五節記者舉帝牧拾簡閱自上帝之心我惟聽上帝之命而已故違之而不誅不用哉吾之請命以伐桀秦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說或述其事何句要見反商之政是即武王之申矣玩註大齊節指商善人而言非上句指商百姓下錫子之也故曰大善人當是加厚意

句指善人也

雖有節旨

上二句據人事而見秦天伐商有必克之理下二句即已咎而決救民伐商有難辭之勢皆言師一時之言一說百姓有過二句與萬方有罪二句同意不必依蔡傳

謹權節旨

漢律志云權者銖兩斤也所以合畫一也法度包得廣容稱物輕重也是斟酌參伍歸於義理之量者謂合升斗斛也所以重新修復使官各理其事也三者政之六綱惟三者日知錄云古與誠節旨帝王之於權三項俱是理當如此而民則五歲巡狩心自歸之也上節紀綱嚴而一正之虞肅森然一統規模此節恩書同律度量澤浩大藹然太和氣象

同書浦注

下八冊

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之所以敦化之本也

所重節旨 四者典讀善語所不載記分則同度量者見得上數節內已有此

角正權繫仰意故揭此以結之見帝王秋日夜分則之道有所合也得眾有功

同度量乎權民任悅作現成看惠寬信衡正鈞石角敏公上通章雖言治法實

斗甬是也即心法帝王之道不能外與滅絕繼一由字泛言之則曰寬曰

樂記曰武王信曰敏曰公納言之則只克殷反商未日中而已

及下車而封此章記孔子論政以繼帝黃帝之後於王之治五美以道心運用

後於祝封帝四惡從人心縱肆一尊一舜之後於陳屏法戒昭然

下車而封夏從政節旨純然無疵之謂美有妨於

后氏之後於治之謂惡尊有敬以持之

於宋封王子之意屏有嚴以絕之意

比下之意君子二字貫下惠勞欲泰

實子之四威俱就政事上說惠勞是

之行商容而施於人者欲泰威是存於

復其位庶民已者美全在不君不怨不

弛政庶士位貪不驕不猛上五而字不

可勿過朱子謂五句以虛籠合子張自不容不問

耶○所重民食祭重是意武成曰重民可壽至其所尤重者民之食喪祭焉蓋

人道之始終備矣重之者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此皆實則得衆實是包含偏

反商政之虐由舊政之仁而武王之得統于湯者又如此實則得衆實是包含偏

下歸信則民任焉信是號令不欺民敏則有功敏自勤政不息言

附信則民任焉任是天下依庇敏則有功敏自勤政不息言

是民心此于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

悅服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

二十篇之大旨孟子于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王之爲治如此要不出于寬信敏公四者之道焉寬以御眾則天下知吾量之能容

而眾于我乎愛戴矣信以出令則天下知吾誠之足恃而民于我乎倚仗矣敏以圖

治則無慮無荒百度振舉而有功矣公以裁物則無偏無黨百姓誠服而欣悅矣夫

析言之有是四者之道納言之則曰中而已吾夫子生于堯舜禹湯武之後而得其

聖學之傳者又豈有外于此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以從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居正而民從之

四惡屏見織惡之必除意斯以從政子張曰何謂美美是究五子居正而民從之

不費其身不怨不怒怨是使使不憤恨欲而不吝欲是心有所慕不食不驕是舒泰

則自無愧作泰固從小心中來也衣冠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裏面有誠字在故非猛五段中須看三不亦字二又字皆是拍點美處

四惡節旨

上三者是急迫之惡屬不仁下一件是悠緩之惡屬不智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言言有司以用財言不戒亦與慢合相似但不戒無心故曰暴慢合出於有心故曰賊出納者出於我而納於彼正言與也有司之吝是本職若為政者而此則全非猜嫌疑慮之心亦最善事豈不為惡

知命章旨

此章示人以當知之要其學之始事二節註乎看三知字一層進一層三以字即有把柄意

知命節旨

此命字粗就定數說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命後尚有修身以俟工夫首篇不亦君子是已到君子地位此無以為君子是方做根

知禮節旨

據註禮字就外面說為初學言耳但照立於禮看是從外說入內

知言節旨

言有是非有淺深有真偽註得失二字皆該得知人兼古今賢不肖說更完密

而後尊無恥也

子曰不知命

此知字便自信而安之意命無以爲辱也君子與德偕行小人與怨偕行

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其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此知字便有守之意禮身者也人必知禮則以之持循而在我有據可據矣苟不知禮則耳目手足無所範圍而事物得以搖奪之矣其何以能立乎故禮不可以不知也

無以也此知字要窮理工夫言是人之言無以也知人是辨其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言此知字要窮理工夫言是人之言無以也知人是辨其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辱也君子與德偕行小人與怨偕行

四書補遺

卷四

四

四書補遺卷之四終

